

(影 遺 妃 閔)



朝
鮮
遺
恨

于右任



▲鏡花書局新出

露

水

緣

特告

本書作者。以深刻之筆墨。寫戀愛的經過。專從事實上敘述。不以捕風捉影之談相敷衍。取材雋永；筆鋒犀利；如鼎燭好。巨細靡遺。敘戀愛豔跡：活色生香；令人神醉。寫閨房風流：繪形繪聲；令人魂銷。活劇。喜劇。悲劇；繼續演述。興趣重重。能使讀者心靈震動。如醉如怡。彷彿身臨其境！彷彿目睹其事！

書中人物——有電影女明星：離婚少婦；二房東太太；大小姐；女學生；少奶奶；妓女；麻皮姑娘等等；說來又滑稽。又香豔。又慨歎。又快活。又爽利。又好看。

全書洋裝一册。印刷精美。裝訂考究。格式玲瓏。紙張潔白。每册定價大洋五角。實售四角。外埠函購。寄費加一。郵票代款。九五折算。

代售處

上海北山西路東德安里

格叢言輯社

高麗亡
國演義
朝鮮遺恨下集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辣手辦外交 朝鮮王靦顏稱新帝

話說大島圭介自從威逼朝鮮國王李熙·承認了日本所提出的條件·又戰勝了中國大兵·日本明治天皇論功行賞·將原任朝鮮公使·竹天進二郎調回國去·大島圭介由特派專使坐升了朝鮮公使·雖然這時的大島圭介確是威權很盛·究竟亂事初平·朝鮮的開化黨和急進黨·傾軋得十分利害·在朝鮮商場中的日本人·又是驕橫惡劣·暗無天日·弄得朝鮮人怨聲載道·各國駐在朝鮮的公使·也都有些憤憤不平·漸漸的有些風聲吹到日本外務省大臣耳朵裏·明治天皇也知道了·覺着大島圭介既是不利於衆口·不如調了回來·另換別人前去·不過繼任的人物·一時很難選擇·選了好

(1)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辣手辦外交 朝鮮王靦顏稱新帝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辣手辦外交 朝鮮王視顏釋新帝

久·才選着了一個可以繼任大島圭介的人·這人便是井上馨·井上馨在訂江華灣條約的時候·曾做過一次全權副大臣·朝鮮事務·也算是個熟手的人·所以井上馨可以繼任大島圭介·明治天皇馬上降旨·將大島圭介調回本國·派井上馨接任朝鮮公使·井上馨到了朝鮮·大島圭介交待清楚·自回國去了·井上馨接任朝鮮公使之初·便碰見一樁辣手事情·那時各國駐在朝鮮的公使·因日本人在朝鮮商場中·壟斷商市·自己國裏的商人·都受了影響·一些得不着好處·各國公使大家商議一陣·先後都提出抗議·恰巧井上馨新任朝鮮公使·正撞在風頭上·接了各國公使的抗議·知是犯了衆怒·事情十分難辦·虧得井上馨是有能幹的·一面立刻去拜訪各國公使·用好言安慰了他們一番·先將各國公使都穩住了·然後再用公使名義·發出佈告·諭戒在朝鮮的日本人·

此後一律須安分守己。不得再行惹出是非來。尤其對各國在朝鮮的商人。大家俱是經商。務須平等相視。一面又明查暗訪。果然查知許多日本商人。有不是處。訪得許多日兵。有暴戾恣睢行爲。井上馨也有些大怒。就詳詳細細寫了報告書。遞呈給日本外務省大臣。說在朝鮮的日商日兵。一切行動。真有些不免出乎情理之外。不但朝鮮的百姓。怨憤異常。因此各國公使俱有不平意思。若是真的惹出各領事干涉。很妨礙日本在朝鮮發展的計劃。宜轉奏明治天皇。急頒禁令。嚴行制止。日本外務省大臣便據以入奏明治天皇。明治天皇聞奏。很以井上馨的話爲是。立刻風火雷霆般下了一道嚴旨。着井上馨將在朝鮮的不法日商日兵。都按法嚴行懲辦。果然從此之後。在朝鮮的日商日兵。都畏怕着井上馨。斂跡了不少。井上馨把這辣手案件。先對付過去。然後全神專注

在朝鮮政治上。有一天井上馨帶着一個通譯官。到宮裏去見朝鮮國王李熙。這時日本公使在朝鮮。真是鋒銳銳露。國王李熙見了。便會嚇得手足無措。井上馨和國王李熙相見過了。先談了幾句應酬話。才提到政治上來。井上馨沉着臉色道。大院君李昱應勾通敵國。謀危朝鮮。前任公使大島圭介執有實據。這是罪大惡極了。國王李熙見井上馨臉色不十分好看。提心吊胆的先應了一聲道。是。再戰戰兢兢的道。大院君李昱應因此已自請退政了。井上馨鼻管裏哼了一聲道。這不能因他自請退政。便可含糊了事。應須再降諭旨。革除職位。萬不能以親滅義的。國王李熙那敢分辯一句。祇有連聲應是是的份兒。井上馨又朗聲道。日本天皇爲顧全邦交起見。特遣本使到朝鮮來。幫助貴國改革內政。本使自到朝鮮之後。留心察看內情。現已代擬改革條件二十款。應請從

速降諭施行。井上馨一面說。一面在衣袋裏。摸出一卷文件。遞給國王李熙。國王李熙慌忙立起身來接着。心上宛如得了一件寶貝般歡喜。連聲稱謝。井上馨見國王李熙事事依從。倒不好十分過於吹求。便又說了幾句話。辭了出去。國王李熙無端受了這一肚皮氣。又沒處去發洩。便獨自一人在內殿上。走來走去。長吁短嘆。有兩個小太監十分好事。見國王李熙這般情形。便悄悄的走到後宮。一五一十報知閔妃。却不會說日本公使井上馨進宮。閔妃聽了。想着前幾天有人進了一個女子與國王。國王甚是寵幸。封了嬉嬪。怎地忽然憂悶起來。敢是這嬉嬪在國王面前。有了什麼言語。這倒不能不防一下。馬上添香敷粉。整鬢飾髻。對鏡仔細打扮好了。扶了二個宮女。逕轉到內殿來。國王李熙正在煩悶。冷不防閔妃從殿後轉出。心上喫了一驚。忙把臉色變過來。閔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辣手辦外交 朝鮮王視顏稱新帝

妃參見已畢。國王李熙便道：「妃子請坐。這時恰巧閑暇。可談談消遣。」閔妃坐了下來。說了些不相干的話。心中暗想道：「看國王的臉色。似乎有些遮遮掩掩。不能唐突動問嬪嬙這一層。不如在別方面探一探口氣。便可明白了。」談了一回。閑閑的問國王李熙道：「妾妃有二個姪兒和二個表兄弟。閉居無事。有朝沒晚的常來纏人。偷然朝裏有一官半職。能够把他們安頓一下。這都是主上的洪恩呢。」國王李熙笑道：「那算得什麼大事。朝裏換幾個官員。下一道諭旨就可以了。」妃子你儘管將名單送來。閔妃見國王李熙這般說。知道並沒改變舊情。心上暗自歡喜。又坐着談笑了一會。方辭回後宮。過了三天。果然諭旨下來。內務部。法務部。農務部。商務部。四部的協辦官。同時奉旨罷職。接着又是一道諭旨。升補四個新協辦官。都是和閔妃有密切關係的人物。朝中諸

人·知道閔妃的利害·誰敢說句話·不料這事給日本駐朝鮮公使井上馨知道了·正因朝鮮國王李熙不會把他所擬的改革條件二十款實行·有些不甚快活·忽然又見了這種舉動·不由得勃然大怒·立刻進宮·來見國王李熙·當面質問·國王李熙做夢也不會想到·以為總是尋常晤會·不料井上馨竟變了臉道·朝中新換了四部協辦官·這是什麼原因呢·國王李熙見井上馨聲勢汹汹·自己犯有心病·便紅着臉支吾道·這都是總理大臣金宏集奏請的·少停問他·就可明白原由了·井上馨哼了一聲·似笑非笑的道·原來貴國用人行政的大權·既然都是憑總理大臣一人作主·本使這次奉着天皇之命前來·却是白走一次了·上回代擬的改革條陳·更是枉費心思·就請立刻擲還·本使明日起程返國·向天皇復命哩·井上馨說完了這幾句話·立起身來便要走·國王李熙見了·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棘手辦外交 朝鮮王親顏稱新帝

嚇出一身冷汗。知道他是認真了。不是空言所能搪塞下去。又恐井上馨真的去了。事情越發鬧僵。只得顧不得什麼體統。起身攔阻道。貴公使且請息怒。有話儘管慢慢兒商量。井上馨裝着勉強模樣。重又坐了下來。國王李熙陪着笑臉道。貴公使若有高見。只管請從實指教。朕自當樂於聽從的。井上馨大聲道。這一次更換四部的協辦官。外面人都說是閔妃主意。殿下反說是總理大臣奏請。可見貴國對於本公使。絕無一點誠意呢。國王李熙聽了。忸怩一會。硬着頭皮說道。千不是。萬不是。都是朕事前沒有通知貴公使。才弄出誤會來。如今請貴公使原諒一下。朕就在這裏向貴公使告罪。說着立將起來。朝着井上馨。一揖到地。井上馨身子也不抬一抬。口中却說道。既然如此。本使也不再問過去的。事了。國王李熙見井上馨轉了口風。才放了心。又怕井上馨再說

別的話·搶着說道·不論外面傳說是真是假·從今以後·朝內一切政事·朕不許閔妃再來干涉·井上馨笑道·殿下肯誠心求治·本公使自然竭力相助·只是殿下幾時可以實行本公使所擬的改革條件呢·國王李熙喫井上馨當面逼住了·沉吟一會道·十二月十二日·是冬至節期·朕照例須往祭太廟·就在這日誓廟宣告·貴公使意下如何·井上馨道·這個任憑殿下·又說了一回話·井上馨方辭了出去·閔妃知道了這事·着實在枕邊埋怨了國王李熙一頓·只因知道自己勢力敵不過井上馨·沒法奈何他·也權且按下·光陰迅速·轉眼已到了十二月十二日·冬至祭祖·朝鮮國王李熙·領着滿朝文武官員·齊到太廟上祭·因答應了井上馨·特地作了一篇誓廟詞·又附帶洪範十四章·國王李熙行禮奠爵已畢·贊禮官把誓廟詞取將出來·高聲朗誦道·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辣手辦外交 朝鮮王親顏稱新帝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練手辦外交 朝鮮王親顏稱新帝

惟開國五百三年·十二月十二日·朝鮮嗣王熙·敢昭告於皇祖列聖之靈曰·惟朕小子·粵自冲年·嗣守我祖宗丕基·迄今三十有一載·惟敬畏於天·亦惟我祖宗時式時依·屢遭多難·不荒墜厥緒·朕小子其敢曰·克享天心·亶由我祖宗眷顧鷲佑·惟皇我祖·肇造我王家·佑啓我後人·歷有五百三年·逮朕之世·時運丕變·人文開暢·友邦謀忠·廷議協同·惟自主獨立·迺厥鞏固我國家·朕小子曷敢不奉若天時·以保我祖宗遺業·曷敢不奮發淬勵·以增光我前人·烈繼自今·毋他邦是恃·恢國步於隆昌·造民生之福祉·以鞏固自主獨立之基·每念厥道·毋泥于舊·毋狃于嬉·惠迪我祖宗宏謨·監察宇內形勢·釐革內政·矯厥積弊·朕小子茲以洪範十四條·誓告我祖宗在天之靈·仰藉祖宗之遺烈·克底於

續・因或敢違・惟明靈降鑒・

贊禮官讀畢了誓廟詞・又朗聲讀那十四條洪範道・

- (一) 割斷附依清國慮念・確建自主獨立基礎・
- (二) 制定王室典範・以昭大位繼承・暨宗戚分義・
- (三) 大君主御正殿視事・政務親詢各大臣裁決・后嬪宗戚・不容干預・

- (四) 王室事務・與國務政事・須即分離・毋相混合・
- (五) 議政府及各衙門職務權限・明行制定・
- (六) 人民出稅・皆由法令規定・不得妄加名目・濫行征收・

- (七) 租稅課徵・及經費支出・皆由度支衙門管轄・
- (八) 王室費用・率先減節・以爲各衙門及地方官模範・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棘手辦外交 朝鮮王視顏稱新帝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棘手辦外交 朝鮮王親顧裕新帝

(九) 王室費用。及各官吏費用。預定一年額算。確立財

政基礎。

(十) 地方官制。亟行改定。以限制地方官吏職權。

(十一) 國中聰俊子弟。廣行派遣。以傳習外國學術技藝。

(十二) 教育將官。本徵兵法。確定軍制基礎。

(十三) 民訟刑法。嚴明制定。不可濫行監禁懲罰。以保全

人民生命及財產。

(十四) 用人不拘門第。求士偏及朝野。以廣人材登庸。

這篇誓廟詞文章。很是堂皇可觀。那十四條洪範。也都切中當時朝鮮利弊。雖是鄭重其事般告廟宣誓。可惜並不會真個依着辦去。井上馨在日本是第一流政治名家。他那裏有真心思整頓朝鮮政治。最注意的是洪範第一條。判斷附依清國慮念。確建自主獨立

基礎。至於誓廟之後。是否實行洪範的條件。又那裏在井上馨心上呢。這時中日戰事剛了。馬關條約。甫告訂妥。朝鮮國王李熙眼見日本處處佔着上風。日本又來親近朝鮮。他竟認爲朝鮮國運轉變。所以才會如此呢。誓廟過後。接着滿朝文武官員。由幾個元老領銜。連上幾次奏摺。除了喬麗輝煌的大文章之外。後面却說朝鮮如今國運隆昌。政治休明。隣邦贊助。是千載一時的良機。勸國王李熙。乘此時機。改爲帝制。國王李熙見了這幾個奏摺。正暗合自己心意。自是十分高興。退朝下來。袖着這幾道奏摺。到後宮來和閔妃商量。閔妃正在午睡。國王李熙進來時。跟着的二個小太監。要趕前一步。去通報駕到。國王李熙揮手叫小太監出去。二個小太監甚是知趣。便溜了出來。國王李熙走到裏面。將一班妃嬪太監們。揮手示意。叫他們一齊退出。獨自一人。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棘手辦外交 朝鮮王視顏稱新帝

躡手躡足，輕輕走到閔妃榻前，一面伸手去撩錦帷，一面心內暗想道：這幅絕妙的海棠春睡圖，不知怎樣的耐人觀看呢，不料錦帷還沒有撩起，帷內却噙的一笑，國王李熙冷不防倒喫了一驚，只見錦帷中跳出一個雲鬢半偏，花冠不整的美人來，國王李熙定睛看時，正是閔妃，不覺也笑了，閔妃向國王李熙行下禮去道：賤妾孟浪，有忤上旨，罪該萬死，國王李熙見了閔妃這種媚媚神情的色相之後，益發令人心醉，便笑着道：妃子何罪，是朕的不是，擾醒了妃子好夢，說着挽了閔妃的手，在榻傍椅上疊股坐了，閔妃一眼瞧見國王李熙袖裏籠着奏摺，不覺臉沉了一沉，立時又轉換了一副笑臉道：敢是朝中又有什麼參案，不知與賤妾可有關係麼，國王李熙搖頭道：不是參案，却是一樁大事，正要來和妃子商量呢，說着取出袖籠中的奏摺，遞與閔妃，又說道：這摺

子上說得很是冠冕堂皇。妃子你仔細看了。只說贊成不贊成便了。閔妃接過奏摺。一聲不響。先看了一遍。才微笑道。這事須得與日本公使井上馨商量爲是。國王李熙道。妃子說得是。然而我們自己也須先行斟酌一番。才是道理。閔妃道。既是國人的公意。又是吾王福德所感。賤妾安敢有異詞呢。只是日本公使井上馨處。必須要弄得妥當些。不然怕又有枝節生出來。國王李熙點頭道。妃子高見甚是。且想得很是週到。當下與閔妃鬼混了一陣。午後重再出殿。差了一個法部大臣。特地到日本使館。徵求日本公使井上馨對於改稱帝制的意見。井上馨因朝鮮改稱帝制。與日本本權利。並無妨礙之處。自然順風推舟。並不難爲。一口應允。國王李熙得着這個信。知大事成功。不勝歡喜。過了幾日。居然諭旨下來。准元老所奏。改稱帝制。王稱皇帝。妃稱皇后。太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棘手辦外交 朝鮮王親臨稱新帝

妃稱皇太后。太上王稱太上皇帝。滿朝文武百官。盡皆加官進爵。賞賜有加。倒真的有些像太平氣象。閔妃居然變了皇后。掌昭陽正宮。日本公使乘着這個時機。保舉一個開化黨黨人。這人姓朴名容漢。是前朝鮮國王的女婿。曾經出力幫助大院君李暹應復職攝政。大院君李暹應失敗。朴容漢因在朝鮮站立不住。便逃往日本。這回日本公使井上馨要想利用朴容漢。特地保舉出來。國王李熙見是井上馨保舉的人。如何敢說個不字。更不敢有所怠慢。這時總理大臣改稱首相。忙將首相金宏集另調他職。把首相位置給了朴容漢。誰知朴容漢接任首相之後。便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來。正是

弗以人才拘一格 獨憑孤憤闢羣非

欲知朴容漢做出什麼事來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

我真不知道。何以國內有了黨派。就要大家傾軋起來。你想消滅我。我想消滅你。弄得不好。甚而兩敗俱傷。好比鷸蚌相爭一般。反被漁翁容易得了利益而去。試觀朝鮮國內的開化黨和急進黨的互相傾軋。而且雙方暗鬥得甚為厲害。結果朝鮮亡了國之後。雖想不再傾軋。不再暗鬥。恐怕這國內的大權。掌在日本人手內。由你團結了實力。消除了糾紛。那裏還能得到一些自由呢。迴觀我國近來黨與派的傾軋。也暗鬥得異常厲害。不知他們各黨派的領袖大人物。所居何種心肝。將來一旦國亡家破。朝鮮的前車。就是我國目下的殷鑑。真的到了這種日子。就想懊悔。要嫌太晚了。唉。我不妨就在這裏。高喚着請大人物的黨派之爭。還是早除。

▲第十一回 井上馨辣手辦外交 朝鮮王觀顏稱新帝

▲第十二回 井上馨辣手辯外交 朝鮮王醜態稱新帝

成見。因爲國難已經臨頭。再不醒悟。國亡指日可待矣。日本人還有一樁很鬼精靈的手段。就是遮掩國際間的外人耳目。他們也知犯了衆怒。是很難對付的。所以他們總在事前或事後。慣做穩住各國的遮掩手段。請看當時日人在朝鮮的橫凶霸道。弄得韓人怨聲載道之後。掉換駐朝鮮公使啊。懲戒僑居朝鮮的日人啊。什麼花樣也做得出來。日人的卑鄙惡毒手段。真令人佩服。

國王李熙的懦弱無能。並少決斷。上集書中。早已敘述得很詳細了。此番日使井上馨袖了代擬的改革條件二十款來朝見。早就應該毅然拒絕才是。想不到他竟會嚇得接受了之後。真會醜顏稱帝。誓廟告祖。鬧得不亦樂乎。欲國不亡。其可得乎。

▲第十二回 飛短流長首相被謗 臨歧話別夫人傷心

且說朝鮮新任首相朴容漢。雖是開化黨黨人。在日本留學。受日本保護。可是朴容漢的眼光。與別個開化黨黨人不同。很知愛國。早瞧透世界各國能够扶助朝鮮的。不是中國。更不是日本。反是遠隔重洋的美國。原來朴容漢逃往日本時候。正是光緒八年。那時朝鮮國事。一天紊亂一天。朴容漢伏處日本。一面在學校中研究科學。一面却入了美國的青年會。信奉耶教。受了洗禮。每逢禮拜日講經說道。朴容漢風雨無阻。必定虔誠往聽。教會中國人。久而久之。知道朴容漢是個不忘祖國的亡命客。又是道德高尚。且也熱心宗教。不由得大家十分敬愛起來。有時常把美國革命史。革命政府成立的緣起。細細的和朴容漢談論。於是朴容漢漸漸地起了傾向美國的意念。這次由日本駐朝鮮公使井上馨特

▲第十二回 飛短流長首相被謗 臨歧話別夫人傷心

▲第十二回 飛短流長首相被謗 臨歧話別夫人傷心

別保舉。朴容漢容易的做了朝鮮首相。在井上馨以爲朴容漢這番能够回國。不但祖宗坟墓保全。又是自己得了高官厚祿。照恩仇報復常情而論。想來朴容漢定與日本出力的。那知道朴容漢的意見。正是相反呢。朴容漢接任首相之後。首先注重教育。因自己受過教會中的薰陶。對於耶穌教徒。也十分優待。那時恰巧有個美國新聞記者名喚克南佐治。正遊歷到朝鮮。聞知朝鮮新任首相和美國人感情很好。克南佐治聽了。不覺有些奇怪。便用新聞記者名義。到首相私邸。去謁見朴容漢。朴容漢見是美國新聞記者。就立刻接見。克南佐治談了幾句應酬話後。從容問道。朝鮮政治。久待整理。首相自日本歸國。膺此重寄。不知政治方針。是取何種態度。朴容漢道。美國政治休明。名聞全世界。這是朝鮮久所欣慕。鄙人在日本之時。常常與貴國人士晤談。深知世

界各國中。能講公理。酷愛和平。有大國民風度的。祇有美國。朝鮮現時大勢。非從教育入手。難望根本改革。世界上最熱心教育。最能以公益道德爲重的人。自然是教會中人。美國與朝鮮。雖是重洋遠隔。然以邦交而論。朝鮮殊覺十分欽仰美國的。克南佐治聽了點點頭道。首相的識見。確知世界大勢。首相所言。也切中時弊。當下又談論一會。克南佐治方辭了出來。朴容漢所抱的政策。在和克南佐治閒閒的幾句談話中。已流露了不少。朴容漢因是日本公使井上馨特別保舉的人。一般朝鮮人。未免有些不信任。背地裏給朴容漢上了一個賣國賊的徽號。漸漸賣國賊三字。弄得通國皆知。這風聲傳入朴容漢耳中。把朴容漢一番熱心。一團高興。一齊打個頓挫。覺得悶悶的沒興趣去再問政事。有知道朴容漢爲人的。多方解勸。經他們一勸。朴容漢便轉念道。我

▲第十二回 飛短流長首相被謗 臨歧話別夫人傷心

是不是賣國賊。須看我的作爲如何。倘使我施行的政事。能將朝鮮從新振興起來。我這一點報國丹心。後來自會有人知道。千秋萬歲之後。總有公論的。現時的流言毀譽。我又何必介意呢。朴容漢主意一轉。果然又振起精神。照舊實心實意的努力做去。誰知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有一天一個日本顧問官忽地來見朴容漢。朴容漢不得不接見他。見面之後。寒暄方畢。日本顧問官就單刀直入的說道。現時朝鮮所聘的顧問官。各國人士皆有。未免國籍太紛歧。人類太混雜。每遇議事。意見便不能一致。因此不能收相當的效果。不如一律改聘日本人。那麼議事時。不致有意見衝突。目前像定幣制。整軍伍。鐵路郵電諸事。都急待整理。况且均須借重日本人。朝鮮皇帝的意旨。我知道是無可無不可的。首相若能自定主見。這事自然一妥百妥了。日本向來對朝鮮的政

治·是誠意相助·首相久居日本·總能深信無疑的·日本顧問官一面說·一面只管把眼睛釘在朴容漢面上·朴容漢聽了冷冷的道·這事關係很大·且等議政府開會時·提出會議·慢慢兒磋商·日本顧問官不覺焦急道·提出議政府會議·太費事·太慢了·不如請井上馨公使說一句·要爽快許多·首相受過日本的好處·怎樣也和我打起官話來了呢·朴容漢聽了這話·便沉下臉色道·國家大事·總須依着規矩辦的·至於私人情誼·又是另外一個問題·萬不能將國家大事與私人情誼·牽混在一處·弄得公私分不清·日本顧問官萬不料朴容漢竟會鐵面無私·便無精打彩的去了·這時在朝鮮的日本人·都知朝鮮首相是日本人栽培起來的·大家都想得些好處·甚至今日有日本人來見首相·想謀一個官職·明日又有日本人來見首相·想借些借款·首相私邸和首相官邸·

▲第十二回 飛短流長首相被謗 臨歧話別夫人傷心

日本人的踪跡川流不息。於是益發引起朝鮮人的疑慮。大家說朴容漢決不能忠於朝鮮。定是偏向日本。朴容漢和日本人的感情。雖十分冷淡。但是在表面上。却不能不顧着日本面子。虛與委蛇。一面又聽了朝鮮人這般的話。心中的憤懣。自有說不出的苦了。偏是那時候政局風潮。鬧得異常劇烈。那風潮中主動有力人物。却是俄國駐朝鮮公使魏爾白。魏爾白是個外交界上的好手。本在北京任俄國駐中國公使館的書記官。光緒十年。才升任到俄國駐朝鮮公使。魏爾白到任之後。便處心積慮。想在朝鮮政治舞台之上。和日本見個高下。因在東方多年。平素又揣摩東方人性質。深知東方人的脾氣。所以到了朝鮮。處處將小惠籠絡朝鮮人。魏爾白的夫人。這時跟着魏爾白在任上。那魏夫人生得花容月貌。甚為妍麗。議論才調。更屬高人一等。確是魏爾白外交上的一

個好幫手，魏夫人因常常入宮謁見閔妃，和閔妃非常投機。閔妃本是機警的人，又知道魏爾白在朝鮮政治舞台上，活動甚力，便竭力的與魏夫人交結，漸漸把朝中機密要事，向魏夫人徵求意見。魏夫人起初不肯參加意見，禁不得閔妃二次三番的請教，魏夫人裝着勉強的樣兒，稍爲參加一些意見，却又是落落大方，絕沒一些私見偏向在內。閔妃見魏夫人如此，益發佩服，有時朝鮮的機密大事，朝中執政大臣連影子都未曾見，魏爾白却早已明白。這自然是魏夫人從閔妃那裏得來的消息了，所以魏爾白在這幾年中，先訂了俄國和朝鮮通商的條約，又訂立俄國和朝鮮的邊界通商條約，再將朝鮮咸鏡道中興慶地方，開作通商口岸，並經營烏蘇里江流域開拓，都是魏爾白仗着夫人的助力，才能辦妥。中日戰事既起，朝鮮的漢城，中國的北京，常有魏爾白的蹤跡，中日

▲第十二回 飛短流長首相被謗 臨歧話別夫人傷心

和議告成。俄國。德國。法國。三國干涉日本。歸還遼東。表面是三國仗義的公論。其實暗地裏是魏爾白主動。也是俄國與日本暗鬥開始。於是朝鮮國上上下下。都說魏爾白是個好人。日本雖是戰勝中國。朝鮮人這時視日本公使沒有視俄國公使重要。魏爾白趁着朝鮮人尊重他的時機。便組織一個俱樂部。定名貞洞俱樂部。又和法國美國籍的朝鮮顧問官與公使。都聯絡了。就是朝鮮稍有盛名的人物。如李完用。李允用。尹致昊。徐光範。閔商鎬。都拉來做貞洞俱樂部的會員。魏爾白將貞洞俱樂部做了活動的大本營。加着操縱有法。外而朝鮮的朝堂上。魏爾白的勢力。無形中漸漸增長。內而朝鮮的宮闈中。魏夫人施展手腕。一切秘密消息。格外的靈通。於是開化黨的黨員。便受了大影響。辭職的辭職。革職的革職。日本人的勢力。削去不少。首相朴容漢。雖

是日本公使井上馨特別保舉的。但是因爲一切行政用人。絕沒有些偏近日本臭味。魏爾白倒沒有推倒的決心。倒是閔妃終因朴容漢位居首相。着實碍着自己勢力發展。不能不昧着良心。想推倒才行。閔妃咬咬牙齒。下了決心。便私下囑咐一班心腹的人。在外面不知怎樣的收羅了幾百個日本工人。居然連名上書。說首相朴容漢。忘恩負義。不爲國家治事。專行結交匪人。營謀個人私利。居心實不可問。朝鮮若不按法懲辦。殊有負日本整理朝鮮政治的好意。國王李熙接了這封請求書。覺着此事問題甚大。不是隨便可以處理。心裏疑信參半。躊躇不定。退朝後和閔妃商量。依着國王李熙主意。是叫人拿着原書。到日本公使館去。向井上馨磋商着辦。閔妃冷笑道。這事既是日本人來告發。又要再去問日本公使。豈不是多此一舉麼。國王李熙道。依妃子的主見。是

▲第十二回 飛短流長首相被謗 臨歧話別夫人傷心

怎樣處置呢。閔妃又冷笑道：日本人素來不好惹的，不要再惹出別的麻煩來。國王李熙沈吟了一會道：妃子這事你替我辦罷。閔妃巴不得有這旨意，立刻答應，馬上召見一個親信大臣，入宮授了旨意，不多一會，教令已經草成，也不給國王李熙過目，就發了出去。第二日朝鮮報紙上，便宣佈首相朴容漢即日解職。調簡前總理大臣金宏集回首相原任，這事因為來得甚是奇突，朝鮮大小官員，都喫了一驚，只有俄國駐朝鮮公使魏爾白，事前早已知道，却一聲不響。日本駐朝鮮公使井上馨，事前雖也有些知道風聲，因朴容漢自任首相以來，處處不肯替日本出力，井上馨便不出頭說話。朴容漢接着解職的諭旨，笑了一笑道：我早知道有這一天，如今還了我自由身子，也是一件好事，就立刻辦理移交。晚上回到私邸，一五二十告訴了夫人，朴容漢的夫人和國王李熙

是堂姊弟。聽了不覺大怒道：如今朝鮮上下大小的官員。那一個不是皇親國戚。怎麼偏是我們巴結不上。這是什麼原由。我倒要進宮去問個明白。朴容漢道。這些話不是現在所能說得清楚的。且快不要去提了。現在最要緊的。先給我收拾幾件簡單的行李。我明天交代完畢。馬上就要出走。朴夫人大驚道。噫。你走到什麼地方去呢。朴容漢道。去的地方。這時却說不定。近些的或許再到日本去。遠些的我索性跑到美國去。總之我解職之後。萬不能再在朝鮮境內。居留片刻了。朴夫人見朴容漢說話有些神色倉皇。便也猜知這事背後另有內幕。果然朴夫人當夜替朴容漢收拾好了幾件簡單的行李。朴容漢一夜不睡。在書室中寫了許多信。兀自坐到天明。就匆匆的往首相官邸。和回任首相金宏集辦理交代。足足忙了一日。方才將移交辦完。朴容漢立刻回到私邸。急

▲第十二回 飛短流長首相被謗 臨歧話別夫人傷心

急的更換了便衣，携了一隻小皮包，向着夫人道：「我如今出得門去，能够踏進日本公使館，我什麼都不怕，就是去路也千穩萬妥了。昨夜收拾好的行李，我到了日本公使館，再差人來取。朴夫人含着淚道：「這樣的冒險出走，不卜在路上是凶是吉，叫我怎麼放心得下呢。朴容漢道：「這個我也管不得許多，夫人你是朝鮮國王的至親骨肉，暫時留居在此，料還不妨事的。我却去了，說着別過夫人，逕自從後門出外，向日本公使館而去。朴夫人情知挽留不得，欲想進宮理論，又不知朴容漢將來的蹤跡如何。一肚皮委曲，竟是沒處訴說。這裏權且按下不提。單說日本明治天皇，忽然覺着井上馨在朝鮮辦事不力，立時降旨，召井上馨歸國。另派新任公使，這新公使到了朝鮮，便又生出無數大事來。正是：

豈有廬山留面目 儘多孽海葬兒孫

欲知新任日本駐朝鮮的公使是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

朝鮮首相朴容漢。從前亡命日本的時候。雖受過日人的保護。可是他的眼光很遠大。志氣很非凡。道德很高尚。又富於愛國思想。所以後來雖由日本公使井上馨特別保舉他做了首相。他非但不給日人出力。不替日人說話。而且還極力的反對日人。像朴容漢這種人物。纔可以稱得起是一個富於國家觀念者了。其餘的開化黨人。對之真要愧死咧。還有一般朝鮮百姓。因見朴容漢和日人有着特別關係。未免背後都有些不信任他。所以上他一個賣國賊的徽號。可笑韓人的不分青紅皂白。我真要替朴容漢大抱不平了。

朴容漢後來仍舊能够抱了笑罵由他笑罵。首相我自爲之的宗

▲第十二回 飛短流長首相被謗 臨歧話別夫人傷心

▲第十二回 飛短流長首相被誘 臨歧話別夫人傷心

旨。把一片報國丹心，奮起精神，努力做去。暫時的飛短流長，都置之腦後。我真欽佩他的剛毅果敢，勇往直前，不爲流言而屈服，不爲毀譽而畏縮。請問韓人中能有幾人。凡人立身處世，對於公私兩字，第一要分得清清楚楚。方能幹得成大事業。否則公私不分，或者以公濟私，以私濟公，互相牽混在一處，如何還能幹得成好事情呢。

本回書中，同時敘述着二位夫人，一位是俄國駐朝鮮公使魏爾白夫人，一位就是朝鮮首相朴容漢夫人。魏夫人擅長交際，故魏公使得他夫人的幫助不少。著者在本回書中竭力描寫魏夫人如何如何，却爲第十四回書中先埋下一枝伏筆。朴夫人自以爲也是皇親國戚，而偏巴結不上，憤而欲進宮質問理由。雖說這是婦人之見，倒也未始不理由充足咧。一笑。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矯朝命各使起違言

話說朝鮮首相自金宏集復任。閔妃一黨的勢力。又增加了不少。開化黨黨人的勢力。幾乎完全消滅。這個消息傳到日本。明治天皇疑心井上馨在朝鮮辦事不力。便想易人。留心相當繼任井上馨的人物。揀來揀去。却揀中了一個子爵。這子爵名叫三浦梧樓。是慣行大刀闊斧手段的人物。明治天皇一連召見三浦梧樓幾次。三浦梧樓也很願意接井上馨後任。於是明治天皇降旨調井上馨返國。三浦梧樓繼任日本駐朝鮮公使。這個消息。很是秘密。朝鮮君臣們。事前一些也不會知道。等到三浦梧樓到了朝鮮。朝鮮君臣們才知道日本忽然將公使易人。大家暗暗稱奇。想井上馨做得好好的。爲何忽地調歸國去。然而猜來猜去。也猜不出用意。井上馨臨行。去向朝鮮國王李熙辭行。順便說道。目前朝鮮朝野人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矯朝命各使起違言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矯朝命各使起違言

物。論到聰明仁智。沒有人及得到大君主。從今以後。大君主可以自己執掌朝政。這是本公使臨別贈言。國王季熙不知井上馨話中有因。祇唯唯應着。井上馨出宮之後。第二日便束裝登程。逕回日本。那時三浦梧樓新接公使任。便有一個久在朝鮮的日本僑民。名叫岡本柳之助。乘勢就大大活動起來。岡本柳之助居住朝鮮。已經有二十多年光景。人家都不知他是何種職業。不是工人。更不是商人。也不是官吏。亦不是軍人。大家捉摸不定他究竟是那一流的人物。岡本柳之助平日的手面。十分闊綽。和他來往的。都是達官貴人。朝鮮宮中。岡本柳之助也有本領可以混跡出入。可見他的神通手段。實在非常廣大。不是個等閑人物了。岡本柳之助和大院君李昞應十分要好。大院君李昞應也十分信任岡本柳之助。在井上馨返國這幾天中。岡本柳之助天天到孔德里

大院君李昰應私宅。不知和大院君李昰應說什麼話。日本公使館有個參贊。名喚杉村。這時也忽然常常到孔德里大院君李昰應私宅中走動。新任公使三浦梧樓。雖知道此事。却裝做不知不聞的樣兒。不多幾時。俄國公使魏爾白得着了一個驚人消息。傳說八月二十三日寅初時候。朝鮮京城必將發生非常大變故。魏爾白料知這事又與朝鮮政治有關。便叫夫人入宮。特地通知閔妃。好留意提防。閔妃不覺斗的喫了一大驚。登時暗中設法戒備。棋着京城中有五營新兵。足足有千餘人光景。是日本人代爲訓練的。閔妃深恐日本人利用這五營新兵。便想尋個事故。將三營新兵解散。也是朝鮮台該有事。無巧不巧的在八月十九這一天。有幾個新兵。不知如何。竟在街上和警察衝突。新兵越聚越多。警察寡不敵眾。被新兵打死了好幾個。內政部大臣也彈壓不下。便撲實入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矯朝命各使起違言

奏。閔妃正要尋新兵的事。這機會來得正好。立時授意各大臣。趁此解散新兵。兵部大臣領了密旨。登時就下緊急命令。將統領新兵的幾個統領官。一齊褫革官職。強迫新兵全數繳械。忙了三日。才將五營新兵。如數遣散。這麼一來。朝鮮京城內愈加風聲緊急。到了八月二十三日這一天。人心惶惶。似乎有大禍臨頭的模樣。等到下午。朝鮮京城內滿街都是日兵。出隊巡邏。一甫鬧到半夜裏。並不見有什麼動靜。百姓方始稍稍的安心。誰知到了下半夜二點鐘光景。離着朝鮮京城七八里一所府第中。突然擁出一隊兵士。約有五六百人左右。都是全副武裝。荷鎗實彈。人屏氣。馬摘鈴。飛馳疾走。向朝鮮京城而來。爲首的一員將士。騎着高頭駿馬。左右前後。跟隨了十餘個軍佐。原來這員爲首的將士。就是久經廢置。年逾八十的大院君李暹應。跟隨護衛的軍佐

· 都是年輕力壯的日本少年軍官。一大隊人馬擁着大院君李昞應。走得甚快。不一時已到朝鮮京城的南門。城上守城的日兵。都裝做沒有看見。不來理會。大院君李昞應見南門緊緊閉着。不由勒住馬頭。很有些躊躇起來。正要回頭向跟隨護衛的日本軍官問話。只見西南角黑影裏。飛一般一匹快馬馳來。馬上騎着一個日本軍曹。直到大院君李昞應面前。便勒住馬道。我們軍隊誤會了口號。如今都在西門外散開隊伍等着。時候遲了。請太上皇趕速前去。那軍曹說完了幾句話。撥轉馬頭。依然飛一般朝着原來路上黑影裏馳去。大院君李昞應也登時發了個緊急號令。勒轉馬頭。仍由大院君李昞應在前領隊。一隊人馬。靠着城牆。兜到西門而來。這時朝鮮京城的西門。竟是城門大開。大院君李昞應領着人馬。剛到西門。那四散伏着的日兵。立時聚集攏來。大院君李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矯朝命各使起違言

晁應在馬上鞭梢一揮。大隊人馬就擁着他直進西門。守城日兵一些也不攔阻。約摸四點鐘光景。已到朝鮮京城的光化門外。這時守門的朝鮮兵士。正在睡興方濃。朦朧裏被鎗聲驚醒。那裏能夠戰。光化門便被日兵攻破。守門的朝鮮兵士。走得快的。逃得性命。走得慢的。都被日兵殺了。大院君李晁應領着日兵。闖入宮來。不料忽由宮內撞出一個人來。這人是皇宮守衛隊長。姓洪名啓勳。當年大院君李晁應第一次帶兵入宮。這時洪啓勳還是一個轎夫。在混亂中保了閔妃。逃出宮去。將閔妃領到忠清道長湖院自己家中。躲了好幾日。後來中國陸路提督吳長慶領兵平定亂事。閔妃方才回宮。閔妃回宮之後。便十二分寵幸洪啓勳。登時將他加官升職。做過一任招討使。帶兵剿東學黨。在日前山打了一個大敗仗。幸有閔妃從中幫忙。不曾有罪。反調任皇宮守衛隊長。

隊長。在宮中爲閔妃第一個心腹人。這夜洪啓勳正在宮值班。聽得大院君李昱應又會帶兵入宮。洪啓勳怒從心頭起。拿了一支手鎗。直撞出來。正和大院君李昱應撞個正着。洪啓勳不問三七二十一。迎面朝着大院君李昱應就是一鎗。也是大院君李昱應命不該絕。這一鎗竟沒有打中。那日兵的鎗彈。却像雨點般向洪啓勳身上飛來。可憐洪啓勳單身一人。濟得什麼事。登時身中數十彈。倒地而死。光化門已破。大院君李昱應指揮大隊人馬。直撲大化宮。宮內國王李熙和閔妃。早已嚇得沒處可奔。國王李熙避入坤寧宮。閔妃想學上一次法兒。趕忙換了一身宮女衣服。乘混亂裏混出宮去。誰知這時天色既明。日兵打破了大化宮宮門。大院君李昱應到此雖有些不好意思。也顧不得許多。便逕入坤寧宮。來尋國王李熙。相見之後。倒是仍行父子家人相見禮。關閉了坤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矯朝命各使起違言

寧宮宮門。不知他們二人。在裏面說些什麼話。那班進宮的日兵。乘機在宮內搜掠。各處亂闖。遇箱便翻。逢篋便倒。鬧得一班宮娥妃嬪。都是披頭散髮。急急奔避。滿宮但聞哭聲震天。日兵又在各處搜尋閔妃。却那裏尋得着。有個日本軍曹。在大化宮門前。忽地瞥見一個宮女。遮遮掩掩的想混出去。那軍曹趕過去拔出佩刀。向宮女便刺。一連幾刀。宮女血流遍體。倒地不動。那軍曹斗然心上動了一動。俯下身去。在血泊裏細認宮女面貌。認了一會。却認出這宮女正是閔妃改裝的。那軍曹大喜。叫過幾個日兵。吩咐守住這屍身。自己尋了一匹快馬。飛一般向日本公使館而去。不多一會功夫。仍是飛一般回來。在宮門外下馬。急急的召集一小隊日兵。吩咐去取茅柴火油棉花。須臾取至。那軍曹又吩咐日兵將閔妃屍身。用棉花裹了。澆上火油。再將茅柴堆在

上面·點了一個火·登時燒將起來·烈燄飛騰·臭氣四佈·直燒了二個鐘頭·可憐閔妃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·竟自燒成灰塵·隨風吹散·連一根骨兒都沒有留贖·大院君李昰應聞知閔妃已死·心上好不歡喜·國王李熙聽得這個消息·一股傷心酸淚·禁不住放聲大哭·大院君李昰應便派了一個年老的戴將軍·伴着國王李熙·在偏殿內一間小室中·暫且居住·等到八點鐘·那位日本新任駐朝鮮公使三浦梧樓子爵·帶着一大隊日兵·闖入朝鮮皇宮·與大院君李昰應會面·隨即由三浦梧樓發令·宮內外各門·皆命日兵守住·這時各國駐朝鮮公使·都得了信·先後也趕到了·朝鮮文武官員·大家擁在朝堂上·正不知如何是好·只見一個宣傳官·從宮內出來·拿了三道教令·就在朝堂上·當眾宣讀道·

朕臨御三十一年·治化未能內洽·正宮閔氏·每引親黨·蔽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矯朝命各使起違言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矯朝命各使起違言

朕之聰明·剝人民·紊朝政·賣官鬻爵·種種貪虐·地方盜賊·因之四起·宗社瀕危·朕甚惡焉·惟因朕之不明·知之而不罰·雖然·亦顧忌其黨譽·前曾思所以遏抑之·去年十二月·告于宗廟·后嬪宗戚·不許干涉國政·誓告後·深冀閔氏之悔悟·詎閔氏舊惡不悛·仍密引羣小輩·離朕之同姓·阻止國務大臣之進見·今又矯旨解散軍隊·激起事變·離朕以避其身·復蹈壬午之故轍·是于正宮之爵德不稱·其罪惡貫盈·不得已效朕家故事·將閔氏廢爲庶人·

宣傳官讀完第一道教令·朝鮮滿朝文武大小官員·大家都有些摸不着頭腦·又見朝內盡是日本人勢力·更是做聲不得·那宣傳官取出第二道教令·又當衆宣讀道·

朕念王世子之誠孝·廢妃閔氏·特賜嬪號·

宣傳官讀完第二道教令。取出第三道教令。一般的當衆宣讀道。
今後。凡百政令。皆先由內閣大臣議定。請朕裁可。然後施行。所有內閣臣僚。當依宮內府所定之官制。各自恪守。不得越違。

這道教令却是誥誡百官的。宣傳官讀完三道教令。仍自回進宮去。各官知道這問題鬧得大了。不是一時可能解決的。便也各自散朝。朝鮮京城內也登時鬧得烏烟瘴氣。街談巷議。說的都是談論宮中亂事。有一位度支部大臣。姓沈名相薰。這日退朝回來。實在受不住這一肚皮氣。便草了一篇辭職文。叫人去貼在度支部衙門口。自己便更換了尋常百姓衣服。悄悄的走得不知去向了。京城內滿街盡是貼滿了大院君李昰應的榜示及獨立議所的告示。京城警察所奉了朝旨。派警察四面捉拿黨人。幾個這時有名的黨人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燹朝命各使起違言

· 首先撞在風頭上遭殃的，是沈萬里和李啓康二人，捉到警察廳中，嚴刑拷打，接着又捉了李道澈，林最深，安網壽，李戴純四人，再捉了沈懷玉，侯天忠，林善祥，柯如喬四人，鬧得滿城風雨，幾乎家家查抄，戶戶搜索，不知冤枉了多少安分守己的良民。

· 英俄美德法諸國駐在朝鮮的訪員，見了這般情形，均拍發急電，向本國報館報告，於是英國兵艦就駛入濟物浦，俄國海軍兵士和美國陸軍將校，都在仁川登陸，陸續的向朝鮮京城而來，越發鬧得像馬上就有大戰一般了。單說這日各國駐在朝鮮的公使，在朝堂上見了這般情形，國王李熙只住在偏殿一間小室裏，除了戴老將軍相伴之外，只有太子跟着，各公使見了，都覺有些悽慘，問問閔妃的下落，又問不出來，國王李熙又礙着戴老將軍在旁，如何敢直說，各公使心上各不自然，不約而同的去質問日本公使

三浦梧樓。三浦梧樓也說不出原委。只得隨口敷衍。俄國公使魏爾白第一個發起。在貞洞俱樂部和各國公使開了一個會議。魏爾白在會議席上首先發言道。朝鮮國王李熙在宮中。是無形的被人監禁着。還不知他將來的性命如何。朝堂上却偏有這許多教令發出來。要改革朝政。請問這是那國人肯相信呢。英國公使道。這不用說了。是大院君李昰應這老兒的遮掩手段。美國公使道。大院君李昰應這老兒。本來和閔妃有仇。大家勢不兩立。這次事變。閔妃踪跡不見。不用說自然是大院君李昰應這老兒主動的了。據別人所說。日兵進城闖宮之時。大院君李昰應這老兒還在前面領隊呢。魏爾白搖頭笑道。這是表面的文章。大院君李昰應這老兒既是八十多歲的人了。還有幾許精神。還有多少日子活在世上。暗地裏自然有人在後面牽絲吊影。這老兒不過給人家做幌子。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矯朝命各使起違言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矯朝命各使起違言

我們須要留心暗地裏主動的人。仔細的對付他呢。各國公使一齊笑道。方才日本公使三浦梧樓子爵。說話含含糊糊。怕不是他在暗地裏弄鬼嗎。魏爾白點點頭道。正是此人。各國公使大家沉吟一會道。現在朝鮮國王李熙不但起居飲食不得自由。而且一舉一動。一言一語。都很涉危險。我們做了一國的公使大臣。却也不能不管一下的了。當下各國公使便會議了幾次。議出一個辦法。這一下很關朝鮮興亡氣運。正是。

十年薪胆同仇史 四海謳歌國父恩

欲知各國公使怎樣的舉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

日本派往駐朝鮮的公使。出一樁事。掉換一下。橫掉豎換。掉來換去。掉到本回書中。却換來了一個子爵。名喚三浦梧

樓。著者在他的姓氏之下。接着就描寫他是慣行大刀闊斧。手段的人物。我人未闕下文之先。見了這大刀闊斧四字。已經要汗毛孔站起班來了。我知可憐的朝鮮人民。不幸碰着這麼一個日本公使。也好說是倒足了幾千年的霉了。一笑。

日本公使井上馨被調回國。臨行。向朝鮮國王李熙辭行的時候。他的臨別贈言。却是目前朝鮮朝野人物。論到聰明仁智。沒有人及得到大君主的。從今以後。大君主可以自己執掌朝政。云云。臨別而贈這種言語。可知他是別有用意。但是昏曠如李熙。那裏識得破井上馨的言外餘音呢。再退一步說。井上馨到了臨行。尙未忘却自己當時出使朝鮮的唯一責任。如井上馨者。可謂始終爲其祖國盡力矣。

隱居了好久的老妖孽大院君李是應。又要靜極思動了。老妖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如運慘禍 煽朝命各使起遠害

▲第十三回 爭政權閔妃遭慘禍 矯朝命各使起邊音

擊未出來之前。先來上一個不是工人。更不是商人。也不是官吏。亦不是軍人的日本僑民岡本柳之助。說他每天到孔德里去。孔德里是什麼地方。閱過本書的。誰都知道是大院君李昞應的私宅。自岡本柳之助一走動了之後。就引起了朝鮮京城發生非常大變故。先由俄國公使魏爾白得了此驚人消息。更從魏夫人傳進宮去。再由閔妃授意各大臣。趁新兵肇事的時候。下令解散。日兵乘此機會出隊巡邏。到了下半夜。大院君李昞應突然領兵出發。前擁後護。騎着高頭駿馬。浩浩蕩蕩。先把光化門攻破。闖進大化宮。嚇得國王李熙避入坤寧宮。閔妃仍想化裝宮女而逃。偏偏碰着日兵不問情由。拔刀就刺。一位才貌出眾。機警過人的王妃。就此嗚呼哀哉。歸根結蒂。閔妃之死。可說是死於老妖孽大院君之手。

▲第十四回 運巧言廣島宣奇判 設密計囚王脫樊籠

話說俄國駐朝鮮公使魏爾白·邀集各國駐朝鮮公使·在貞洞俱樂部·一連會議了幾次·各國公使都不甚贊成日本駐朝鮮公使三浦梧樓子爵·在暗中主動朝鮮政變·各公使便互相約定·向朝鮮提出抗議·於是第一個是俄國公使魏爾白·首先致書朝鮮政府·說朝鮮國王李熙·正是年輕力強·自可親理國事·大院君李昰應歷來早有嫌疑·這次又帶兵直犯宮禁·如此心存叵測的人·豈可執掌政柄·若不早日將政權歸還給國王李熙·俄國爲公理仗義而起·就要興師問罪·偷朝鮮政府再不覺悟·那麼俄國艦隊·立刻就駛入濟物浦了·大院君李昰應接了這個抗議·高興打去了一半·正要想回答·不料各國公使的抗議·隨後雪片般遞來·都是反對大院君李昰應執政·並且提出條件·一·朝鮮政府須立即聲明

▲第十四回 運巧言廣島宣奮判 設密計囚王脫樊籠

此次政變。上進大院君李昰應執政尊號。並非出於朝鮮國王李
 熙本意。二。閔妃在亂中遭害。須嚴行拿辦兇手。三。亂後追廢
 閔妃。究爲何人意旨。須立即明白宣佈。大院君李昰應登時慌了
 手脚。明知各國公使的抗議。言外之意。隱隱指着日本。無奈自
 己先做了十手所指。十日所視的目的物。急急差人去請岡本柳之
 助來。商量辦法。岡本柳之助笑着道。太上皇不須着急。我自去
 安排。果然不多幾日。日本明治天皇派了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村壽
 太郎。橫濱裁判所檢事正安藤謙介二人。領了一個陸軍中佐。一
 個陸軍少佐。又帶着二十名憲兵。到朝鮮來調查這番政變的真相。
 小村壽太郎和安藤謙介。到了朝鮮才祇三日。明治天皇又下諭
 旨。將原任日本駐朝鮮公使三浦梧樓子爵。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
 村。着各撤職回國。日本駐朝鮮公使。着小村壽太郎代理。着安

藤謙介暫駐朝鮮。嚴行糾察日本在朝鮮的僑民。這一個炸雷般舉動。表面確是狠引人動聽。各國公使見日本使了那掩飾外人耳目的手段。大家便互相磋商。要想個辦法。和日本決一高下。俄公使魏爾白更其全神貫注。這一天魏爾白一人正在書室中秘密籌劃。忽地魏夫人笑嘻嘻的進來。推推魏爾白道。你想出了主意沒有。魏爾白見他夫人手裏拿着一封信。便反問道。你來獻什麼主意。魏夫人笑道。我主意却沒有。這裏有一封信。你看了之後。或者可以在裏面尋些主意。魏爾白從他夫人手中接過那封信。展開來看時。只見上面寫着道。

甲午六月以後。日人霸理朝鮮內政。朝鮮廷臣之聲勢赫奕者。盡爲附和日本人。且各部顧問官。以日本人承充居多。錢穀甲兵賦稅諸重任。無不由其稽察。朝鮮國王之政柄權限。

▲第十四回 運巧言廣島宣奇判 設密計囚王脫樊籠

· 幾皆盡失。無異尸位而已。乙未閏五月間。日本駐朝鮮公使井上馨氏。忽啓奏朝鮮國王曰。歷觀朝鮮國人物。無如大君主之聰明仁智者。請大君主自親國政。外臣告歸本國矣。王不疑其他。喜而從之。八月二十三日夜。朝鮮亂人禹範善李斗潢等十餘人。忽令舊時日本教師所訓練之新兵及隊長。率其部下練兵五百人。夤夜直犯宮門。日兵則緊隨其後。既入宮中。禹李率逆黨四五人。及日本兵士等。拔劍上殿。王與妃罔知所措。妃走避後殿。更衣欲出宮。爲逆徒獲於宮門。以刃刺之死。復火焚其屍。始揚言曰。妃出走矣。時總理大臣金宏集。內務部署理大臣俞吉濬。度支部大臣魚允中。外部大臣金允植。皆爲行弑國母之謀主。而聚斂肥己。專掌國權。威福自專。挾制君王。國母慘薨。時經三朔。無下

葬之禮。無發喪之意。恃日本人爲泰山之倚。阿諛諂媚。無所不至。遂致國竟無君。盜賊烽起。都門之外。白晝人民不敢獨行。士農工商。無不咨嗟太息。然仍敢怒而不敢言。歐美各國人士之在朝鮮者。亦莫不對之扼腕。然又皆以爲是乃隣國之內政。相顧愛莫能助。爰有忠義之士十餘人。不勝其憤。志欲掃除逆黨。保護孱王。先密告於王。稟受令旨。遂於十月十日之夜。督率都外衛隊親兵九百人入宮。不意盤踞宮中之逆徒。先有準備。外兵甫入。槍炮齊起。怒發。血肉狼籍。勢不能支。頃刻散盡。倡首諸人。先後被擒。從容就義。其能越海逃生者。祇數人而已。然逆賊與日本人。反宣言曰。逆徒犯宮。是則眞忠逆相反矣。孰忠孰逆。願天下人取而證之。而英法德美俄諸國之駐朝鮮公使。可爲公平之言者

▲第十四回 運巧言廣島宣奇判 設密計囚王脫樊籠

▲第十四回 運巧言廣島宣奇判 設密計囚王脫樊籠

· 嗚呼· 朝鮮危急迫蹙· 至斯而極· 若使歐美各國· 仍不代謀保護相助之道· 則朝鮮與朝鮮國王· 皆如朝露矣·

魏爾白看完笑道· 這是朝鮮義民的通告書· 魏夫人道· 你對這朝鮮義民的通告書· 是怎樣的意見呢· 魏爾白道· 那是自然表同情的· 這一次政變· 完全是日本人在幕後主動· 然而對付日本的方法· 却不能大意· 須細細的想個好方法才是· 魏夫人道· 主使這次朝鮮政變亂事的日本人· 撤職回國之後· 聞是押在廣島裁判所· 已經提起公訴· 想來審判的結果· 總有下落可聞· 魏爾白笑道· 日本人慣做遮掩他人耳目的手段· 廣島審判的結果· 我料定不會有什麼公平之道的· 魏夫人道· 現在日本派了橫濱裁判所檢察正安藤謙介· 在朝鮮監視日本僑民· 想來日本人再不會像從前這般的了· 魏爾白道· 那也不能說是日本的真意· 昨日我曾經得着

非正式的消息。據外面傳說。廣島審判是已經判決了。被告一概釋放。宣告無罪。三浦梧樓仍舊恢復子爵原位呢。魏夫人正要回答。却見僕人送進報紙來。魏夫人接了過來。翻開來看了看。便遞給魏爾白道。果然廣島審判是宣判了。這裏載的是廣島判詞。魏爾白接過來道。哦。這是遠東月報。向來很注重日本消息。魏爾白當下細細的看下去。一會兒點點頭道。敘述事實。倒也是不錯的。等到將廣島判詞全文看完了。魏爾白冷笑道。日本人真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。這種判詞。可算是開千古未有之奇聞。一國駐外使臣。作了亂事主謀。害及國母。囚禁國王。是何等情節重大的事件。偏偏輕輕巧巧用了事無佐證四個字。便一概不問。將案註銷。辯護書更是笑話了。反說三浦梧樓有功無過。不但是替朝鮮消除後患。並且是爲世界維持和平呢。魏夫人聽了。半晌不

▲第十四回 運巧言廣島宣寄判 設密計囚王脫樊籠

響·才慢慢的說道·日本既是這樣·我們似乎是不能坐視不問了·魏爾白道·自從政變亂事起後·我已籌劃了幾次辦法·何奈國王李熙被幽禁在宮內·一些兒都不能作主·而且一班官員·一大半是和日本人一鼻孔出氣的·如何好和他們去商量呢·魏夫人道·朝鮮的人民·倒有許多義士·肯挺身出來的·可惜都不曾成事·我們又沒法去幫助他們·魏爾白道·此番政變亂事·是從宮中發作出來的·我們還須仍在宮中下手爲是·上次甲申年的政變亂事·中國能够平定·能够勝利·這是最好的榜樣·我們可以效學的·魏夫人道·宮中情形·我很是熟悉·閔妃在日·我差不多每天進宮出宮·總在三五次以上·守門的禁衛兵·及太監妃嬪等·也都知道我和閔妃的交情·從來不曾盤詰過一次·可是現在閔妃已死·局面大變·宮內差不多盡是日本人的勢力·自政變亂事起

後。直到現在。我還沒有進宮去過一次。不知宮內的情形是怎樣的了。魏爾白遲疑了一會道。那麼你姑且進宮去一次。看看宮裏現在的情形是怎樣。和宮裏認識的妃嬪談一下。到處隨機應變。或者可以得着消息。魏夫人道。這個使得。我今天就想進宮的法子去。魏爾白道。我聞得伴着國王李熙的這個戴老將軍。是向來最會權術出名的。我很想在他身上。做個入手的線索。你宮裏出來之後。我若有把握時。便可慢慢的在外面想辦法了。當下魏爾白夫妻計議定當。各自分頭前去行事。再說朝鮮國王李熙。自在宮內被囚禁以後。宮內一班妃嬪。經日兵搜殺了一次。個個嚇得心驚胆寒。欲想避出宮去。守住宮門的日兵。稽查嚴密。休想走得。後來三浦梧樓撤調回國。小村壽太郎接任。知道閔妃燒死。宮中想來不會再有什麼變故發生。因此宮門口把守的日兵。盤詰

▲第十四回 運巧言廣島宣奇判 設密計囚王脫樊籠

便鬆了許多。宮內這班妃嬪。才得以偶然進出一二次。那魏夫人在外面找着幾個從宮內出來的相熟妃嬪。和他們商量好了。自己換了朝鮮妃嬪打扮。跟他們混進宮去。守門的日兵。只道是宮內妃嬪出入。誰知當中混着一個俄國公使的夫人呢。魏夫人進出了幾次。在宮內施展手腕。運動了許多人。探知朝鮮國王李熙囚禁的這間小室。日兵防守得異常嚴密。除了各國公使之外。無論何人。都不許進去和國王李熙見面。雖是朝鮮的貴族。朝鮮的大臣。也不能會見。祇有伴着的這個戴將軍。可以在這間小室中進進出出。就是外面有人送衣服與飲食進來。也由守門的日兵。仔細的查驗過了。才許遞進去。美國公使怕日本人再在暗中下毒手。特地派了一個美國著名的醫生。和幾個美國慈善會的教士。幫着檢查食物。這一天忽然外面有人送進一小箱水菓。還附着一封

信。守門的日兵。問知是俄國公使魏爾白送進來的。便不敢攔阻。交給戴將軍拿了進去。戴將軍拿到裏面。笑嘻嘻道。俄國公使魏爾白送了一小箱水菓進來。主上且喫一隻解解悶。國王李熙對着這一小箱水菓。呆呆地出了半晌神。才淚汪汪道。妃子啊。你死得好苦。戴將軍究竟是年紀大了。不曾聽清楚國王李熙所說的話。也沒有去插嘴勸解。又把一封信給遞了上去。國王李熙接過信。拭拭眼淚。拆開來看。看完了。臉上似乎變了顏色。戴將軍立在旁邊問道。這信是俄國公使魏爾白寫的吗。信上說些什麼話呢。國王李熙望戴將軍面上看了看。就將信遞給戴將軍道。你自己去看。這事叫朕怎樣定主意。戴將軍接過信來。看了一遍。也臉上轉變了顏色。後來還是戴將軍先開口道。主上的意思。是去呢還是不去呢。國王李熙慘然道。去是何曾不想去。只是我堂堂

的男子，竟如此這般的出去。未免臉上攔不下。戴將軍道：事到如今，那裏還管得這許多。主上且忍受一次罷。這一夜二人在小室內商量了一夜。到了第二日下午，便突然發生一樁驚人奇事。正是。

土崩魚爛宜無幸 玉碎瓦全豈是愿

欲知朝鮮國王李熙第二日是如何光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

各國駐朝鮮的公使，見閔妃忽遭慘禍，國王李熙被幽禁在偏殿一間小屋子裏，除了太子跟着他之外，祇有一個年老無能的戴老將軍相伴着。不但起居飲食不能自由，連一舉一動，都有人注意。俄國公使魏爾白肯出來這樣毅然決然的，邀集其他各國公使在貞洞俱樂部一連議會了幾次，都覺得日本

公使三浦梧樓子爵的鬼崇崇行爲。最是可疑。諺云。若欲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所以大凡一人做事。應該光明磊落。大大方方。攤得開。捲得籠。方能深得人心。否則定會觸犯衆怒。使人羣起而攻。可是日人的刁鑽惡毒。早爲世界各國所深知。當其蓄心謀亡朝鮮之時。雖有俄公使等出面仗義執言。結果。朝鮮仍亡其手。再觀日人目下謀我之亟。九一八之佔我東北。一。二。八之侵我淞滬。國聯雖洞燭其奸。然其慣使遮掩手段。朦蔽遠在海外之各國人士。結果如何。吾人深夜思之。不敢深涉遐想。而我國當局。爭權奪利。依然如故。將來國亡之後。不知當今之大人物們。是否能夠列於亡國奴之例外耶。我真不知他們所居何心。

朝鮮義民的通告書。簡潔扼要。一字一淚。一句一血。讀之

▲第十四回

運巧言廣島官奇判

設密計囚王脫樊籠

▲第十四回 運巧言廣島宣奇特 設密計囚王脫樊籠

令人迴腸蕩氣。不要說俄國公使深表同情。祇怕就是其他各國人士見了。也要均表同情。而徒嘆愛莫能助。

主使這次朝鮮政變的三浦梧樓。被日皇雷厲風行般的調回本國去後。大家以為最低限度。總要懲戒一番。想不到廣島裁判所判決下來。非但三浦梧樓宣告無罪。而且仍居子爵原位。就是判詞之上。也祇輕輕用了事無佐證四字而完了。這種判詞。稱他開千古未有之奇聞。真是確切不移。還有辯護書上。反說三浦梧樓出使朝鮮。是有功無過。不但是替朝鮮消除後患。並且為世界維持和平。用這種話來辯護。可說他是苦塊昏迷。語無倫次了。一笑。

魏爾白夫人向來對於宮中情形。非常熟悉。著者要這樣敘述。就是作為囚王脫離樊籠的張本。讀者幸勿被他瞞過。

▲第十五回 金宏集慘入枉死城 朝鮮王連頒罪己詔

話說朝鮮國王李熙與戴將軍二人。在小室內商量了一夜。戴將軍再三勸國王李熙暫時受些委曲。先離開這裏的龍潭虎穴。然後再作計較。國王李熙除了依戴將軍之話外。也沒別法可想。只得委委曲曲的照着俄國公使魏爾白來書行事。本來朝鮮的風氣。與衆不同。國王辦理國家大事。多半在半夜時分。方才着手。到了天色明亮。百姓們起床治事。國王却去上床安寢。因此守住宮門的日兵。黑夜裏防範得十分嚴緊。白日中反不十分嚴緊。這日十二月三十日。正是大除夕。上午九十點鐘模樣。宮內出來了一輛繡幔香車。車到宮門。日兵攔住了查看。只見車內坐的是一個半老徐娘。和一個年輕少女。車後跟着一個年老的太監。說是一個老王的妃子。要出宮去。日兵便不多問。就放車輛出宮。那車輛出

▲第十五回 金宏集慘入枉死城 朝鮮王連頒罪己詔

▲第十五回 金宏集慘入枉死城 朝鮮王連頒罪己詔

了宮門。馳得飛一般的快。一路上抹角轉灣的時候。便有人在那裏暗打招呼。指點路途。隨後也跟上許多便衣的人。都像是兵士模樣的。不多一會。車抵俄國公使館門口。車方停住。俄國公使魏爾白夫人。早在公使館門外相候。見車輛停住。魏夫人趕緊上前。親手揭開繡幔。將那車上的半老徐娘和少女。扶下車來。那半老徐娘一手拉了少女。一手把衣袖遮住臉面。魏夫人在前引導。那半老徐娘和少女跟在後面。逕入俄國使館。這輛車才轉到後面車房去了。就在這日下午。朝鮮一班大臣。都在朝堂上等候國王李熙起身。不料宮內忽然傳出消息。說國王李熙和太子。同着相伴的戴將軍。三個人一齊失蹤了。這消息宛如半空中打了一個霹靂。大家都大驚失色。想宮門守得鐵桶相似。三個人竟會生了翼飛出去。日本公使小村壽太郎得到這個信息。也喫驚不小。這

時凡是朝鮮國王親信的大臣。已接着國王的諭旨。趕到俄國使館。急急的忙查文卷。擬教令。不一時許多教令。先後雪片般從俄國使館中發出來。於是大家才曉得國王李熙是在俄國使館中了。各國公使也都到俄國公使館來。與國王李熙見面。國王李熙一一接見。日本公使小村壽太郎。表面上說不出話來。心內一百二十四個不自在。只得也到俄國使館來見朝鮮國王李熙的面。國王李熙見了小村壽太郎。也不多說話。小村壽太郎情知沒趣。祇好快快的走了。明知俄國公使魏爾白。暗地裏在那裏幫助。况是有組織的舉動。有準備的預備。料想一時也敵不過的。不如回去慢慢的再想計較。國王李熙等日本公使小村壽太郎走了之後。隨即發出搜捕逆徒叛黨的諭旨。一般向來擁護大院君李是應的官員。這時除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之外。便沒有別的妙策。然而這時幾個

▲第十五回 金宏集慘入枉死城 朝鮮王連頒罪己詔

有名人物。那裏還想走得及。早被一班義民。生擒活捉住了。單說內務大臣俞吉濬。在朝堂上得着了國王李熙入俄國公使館消息。他知道事情不妙。急急的回轉私邸。不料半路上撞着義民。圍將攆來。不問根由。將俞吉濬擁着便走。俞吉濬嚇得臉如土色。却又沒法可逃。也是他命不該絕。走不上二條街。斜刺裏湧出一隊日兵。舉着鎗。鎗上都上了刺刀。向義民直沖過來。義民手無寸鐵。如何抵擋得住。日兵沖散了義民。挾着俞吉濬便走。義民再聚集攆來。隨後追時。已經被日兵挾着俞吉濬跑進日本公使館裏去了。義民們上了這一次當。怕日兵再來搶劫犯人。大家一商議。捉住了犯人。與其被日兵搶劫去。不如當場捉住就殺。大家都說這主意不錯。決定捉住就殺。免得再被日兵攔劫搶去。內閣總理金宏集。也在朝鮮國王諭旨捉拿之內的。義民擁到內閣總理

私邸。闖進邸去。金宏集因走避不及。便被義民拖拽出來。剛拖出邸門。萬刀齊下。生生地剝成肉泥。又有一班義民。却來尋農工商部大臣鄭秉夏。在農工商部衙門中。尋着了鄭秉夏。擁了出來。即在大堂上。也是一陣亂刀。斬成肉醬。總之附和大院君李昱應的黨徒。殺却了不少。交旨的時候。國王李熙恨得牙癢癢地。正要親自審訊。忽聽得這班叛臣。都被義民在路上殺了。不由得大奇起來。追問根由。才知怕日兵在路攔劫搶去。纔這樣大胆辦了。國王李熙祇得冷笑幾聲。重又下了諭旨。將屍棄市示衆。這種官吏。生前賣官鬻缺。受賄納賂。苛稅擾民。朝鮮人民。早已人人痛恨。個個切齒。當時因他們勢燄滔天。人民不敢把他們怎樣。現在犯罪被殺。又有國王諭旨。於是朝鮮人民的一口宿仇冤氣。盡行出在死人身上。過路的人。在屍身上踐踏他一脚。也

▲第十五回 金宏集慘入枉死城 朝鮮王連頒罪己詔

算出了一口氣。也有人拾了石子瓦片。向屍身拋擲。更有在屍身上割了一片肉。生生的吞下肚去。真所謂生啖其肉了。接着國王李熙又下罪己詔。這詔讀過朝鮮歷史的人。都說真是個藹然仁者之言。那罪己詔之文曰。

藐躬諒德。儼然臣民之上。撫衷彌自惡矣。而復崇信姦宄。屏黜賢才。用人顯乖其方。寔釀骨肉相殘之禍。俛仰十年以內。無日不在艱難困阨之中。且吾朝開國至今。五百有餘歲。非無祖宗功德。何致似此險象。迭起環生。閭閻日漸凋殘。社稷時虞阨隕。每一念及。曷勝汗顏。此皆由于孤之狃於偏私。自矜予智。馴至小人競進。裁禍紛乘。推本窮源。惟孤之罪。今秋忠臣起義。志在鋤奸。俾吾國去舊更新。蒸蒸日上。不料逆徒用事。矯傳旨令。反肆誅責。自餘小民。亦

多負屈銜冤。無可伸說。孤豈敢忘青災肆赦之誼。而蕪仁施。今將默冀挽回。振墜緒而臻隆軌。用是普降恩典。除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七月及九十五年十月間。倡亂元惡。必予駢誅外。其餘官民人等。干犯一切罪名。咸赦除之。教下之日。所司官吏。卽釋令寧家。以冀怨氣胥平。神人和洽。至於公私律令。一依前法辦理。其前下截髻之令。並非出自孤意。且此事又無關係。何至強拂民欲。激成變端。其緣此而糾衆抗官者。應知孤之苦衷。毋再多事。至於遣兵剿洗一節。更非孤之所忍。逆黨毒痛全國。害虐蒸民。其罪屈指難窮。其惡擢髮難數。要知行伍中人。亦孤赤子。無故使與民鬥。彼此必互有挫敗。堆屍成阜。流血盈川。孤齧指痛心。匪伊朝夕。且通商務農諸業。類皆畏兵禍。而共停止。死亡餓殍。

▲第十五回 金宏集慘入枉死城 朝鮮王連殞罪已詔

▲第十五回 金宏集慘入枉死城 朝鮮王連頒罪已詔

日有所聞。尤屬上干天和。下剝元氣。命下之日。其前派將士。星夜回都。揭竿民衆。各歸安業。所有截髻之事。各隨民便。毫無勉強。衣服冠履。亦皆任便服用。民間若於此外。尚有苦難。爾各部大臣。其各加意撫綏整飭。無任一夫失所。恩詔所至。咸使聞知。建陽元年。二月十一日。內部大臣兼內閣總理擬教。

在罪已詔以後。各種教令。接二連三發下。或是蠲賦。或是赦罪。或是勸兵士。表面上確實鬧得十分熱鬧。但究竟因朝鮮國王李熙居住在俄國駐朝鮮的公使館中。朝鮮全國人民的人心。總是惶惶不寧。兼之國王李熙。是庸懦無能的人。在俄國公使館中。閔黨和日本黨的挾制。雖是全然消滅。然而也是不能毅然決然的自行處置一切政事。在國王李熙的本意。冒險逃避出宮。原想免去

苦難。預備自行處置一切政務。不料到了俄國公使館中。去了金宏集等一班奸黨。却又來了金柄之朴宗揚等一班權惡。日本人不來無理取鬧。那俄國人的橫肆要挾。便做了日本人的替身。朝鮮國王李熙在俄國公使館中居住了一月。朝鮮的政局。又變做像從前一般的傀儡牽絲。於是朝鮮國王李熙。再度黑屋沉沉的歲月。重瞻憂讒畏謗。朝夕不能自保的滋味。真是哭笑不得呢。正是。

民氣未死終有救 一息尙存事可爲。

欲知朝鮮國王以後的歲月怎樣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

平劇中有齣戲叫做黃金台。是演戰國時齊有潁王者。日事酒色。寵愛鄒妃。不理朝政。太子田發章諫之。王不察。命寺人伊立搜殺之。太子得信。星夜潛逃。爲田單所獲。單令太

▲第十五回 金宏集慘入枉死城 朝鮮王連願罪已詔

▲第十五回 金宏集慘入枉死城 朝鮮王連頒罪己詔

子。改裝爲女。方免一死。後樂毅率師伐齊。潛王出避不及。爲人所弑。太子乃返國卽位。我人看了上面這一段故事。再拿韓王李熙喬扮半老徐娘。設計逃出樊籠的事來兩相比較。雖曰田發章和李熙大家都是貴族。一般地都因有難而喬裝改扮。結果齊太子仍能位登大極。而韓王却終爲亡國之君。我不禁欲大呼齊太子何幸。韓王何這樣的不幸。

義民的剝殺叛臣。閱之令人稱快。捉一個。殺一個。捉兩個。殺一雙。可惜沒有把所有賣官鬻缺。受賄納賂。苛稅擾民的貪官污吏殺完。否則朝鮮之亡。恐怕沒有如此之速。

韓王所下的罪己之詔。確可稱爲藹然仁者之言。罪己詔之後。接着又是蠲賦。赦罪。勸兵士等種種教令。表面上雖鬧得十分熱鬧。不過似乎也太遲了一些。否則庶幾有豸咧。

▲第十六回 自由黨主張開民智 一進會顛倒覆宗邦

再說那時有個姓徐名相雨的。此人曾受過日本和美國二國的教育。向來對於改良政治。教育社會。很抱着熱烈心腸。這時徐相雨恰巧回到朝鮮。見朝鮮的政治教育社會。都是這般的不良。徐相雨慨然引爲己任。糾集了幾個道同志合的人。組織了一個黨。定名自由黨。想從根本上着手。好好的給朝鮮做一番事業。改良現時政治教育社會的不良。第一步第一件事。就想從辦報入手。在朝鮮的歷史上。新聞事業。那時還沒有正式的機關。徐相雨的辦報。却算是破天荒的大事業。向來朝鮮地方行政的文告。朝中各部院的禁令。十三道三百四十一郡的貿易物價。地方記事。在朝在野的各黨舉動。都是由人口頭傳說。代爲傳佈。這種傳佈的勢力。遠在報紙之上。往往有非常的變故。在口頭傳說中傳佈開

▲第十六回 自由黨主張開民智 一進會顛倒覆宗邦

▲第十六回 自由黨主張開民智 一進會顛倒覆宗邦

去。很容易以訛傳訛。傳到後來。竟致弄假成真。幾乎使人沒法收拾。那班專門口頭傳說的人。也是朝鮮獨有的特產。原來就是一般只知負重行遠的脚夫。脚夫本來沒有什麼程度。沒有什麼學識。只知苟且自度光陰。脚夫有個總匯機關。遠在一千五百年以前。早已成立。名叫挑駁公司。那挑駁公司也就是朝鮮口頭傳說新聞的總機關。徐相雨認定這是社會上一種大壞物。所以亟亟的第一步第一件事。就急要辦報。抵制挑駁公司的脚夫。免得他們口頭傳說。以訛傳訛的弄出事來。徐相雨竭力進行。不多幾時。報便出版。定名朝鮮新聞。每隔日出一張。內容除了朝鮮文字之外。還有英文論說。出版以後。行銷甚暢。於是徐相雨又出了一張韓文日報。從前挑駁公司的脚夫口頭傳說的新聞。沒有人再去相信他們。自然受了大影響。挑駁公司的脚夫。一旦失了這種勢

力。如何便肯干休。居然自樹一幟。成了一個黨會。定名販夫黨。黨員多半是挑駁公司的脚夫。和下流社會中一班人物。那販夫黨因和朝鮮一般腐敗官僚。略略有些通聲氣。所以也有些小小勢力。況且朝鮮的習慣。貴族官僚。最爲下流社會中人所重視。因此一班向來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的遊民。見販夫黨有這一點小小勢力。紛紛的投身入黨。這許多蠢蠢無知的人。他們投身入販夫黨的宗旨。不外是想爭權奪利。或是借着在黨的名目。接近這班與黨通聲氣的腐敗官僚。謀個升官發財的機會。眼光很短。祇看到今日明日。再遠些不過看到一年半載而已。什麼改良政治。什麼提倡教育。什麼刷新社會。什麼改革風俗。這種題目名詞。不但他們不願意聽。而且他們做夢也不會知道的。自然和徐相雨的自由黨。便格格的不相入。然而在那時大勢所趨。朝鮮的人民。吃

▲第十六回 自由黨主張開民智 一進會顛倒殺宗邦

了舊官僚和腐敗政治的虧。已經不少。一時也說不盡所受的許多痛苦。畢竟有些智識的人。都是表同情於徐相雨的自由黨。投身自由黨的人。漸漸的也一天多一天。每逢自由黨開會。黨員到的很多。大家演說。却是提倡興學辦報。提倡發展實業。上書行事。請實行平民政治。這種行動。最爲舊官僚所忌。面子上雖然含糊敷衍着。心中自然十分惱恨。暗地裏千方百計尋自由黨的事。一面也利用販夫黨壯壯自己的威勢。後來到底被舊官僚借個事故。把徐相雨捉來下獄。立刻下令解散自由黨。又去查抄自由黨的總機關。抄着自由黨的名冊。按圖索驥。將自由黨的黨員盡行捕捉。依着舊官僚的主見。簡直不問三七二十一。將捕獲的自由黨黨員。一概俱處極刑。可是這時朝鮮全國人民。非常信仰自由黨。一聞自由黨解散。自由黨黨員被捕。徐相雨下獄。登時漢城人

民·聚集了數千人·擁在朝門外·齊齊跪在地下·不管陰晴·不論晝夜·大家放聲大哭·替自由黨求情·不俟允准·不肯起來·足足的鬧了半個月·鬧得朝鮮大小官吏無法可想·只得釋放自由黨黨員·赦了徐相雨的罪·朝門外的人民·才盡行散去·販夫黨見了這般情形·已知自由黨深得民心·不好再仗官僚的勢力·便開一次會議·秘密議決一個對付自由黨的方法·從此販夫黨的黨員·便不時和自由黨的黨員尋事·常常一句話不投機·就動手打將起來·警察見是兩黨的黨員相打·不知道誰強誰弱·不敢干涉·又知自由黨和販夫黨都有相當的勢力·更不敢行使職權·阻攔捕捉·這麼鬧了幾次·鬧得漢城人民·個個關門閉戶·家家胆戰心驚·朝鮮國王李熙是個素沒有分曉的人·也不知道自由黨和販夫黨誰是誰非·益發不知道應當如何處置·等到後來·實在兩黨

▲第十六回 自由黨主張開民智 一進會顛倒覆宗邦

鬧得太厲害了。方才勉強派了二個心腹的大臣。用了朝鮮國王的名義。出來替自由黨與販夫黨和解。自由黨和販夫黨爭鬧的風潮。面子才算暫時平靜。暗中的爭鬥。仍沒有根本解決。正在此時。日本與俄國因朝鮮的問題。協商了三次。却彼此都不會磋商出什麼頭緒來。日本在朝鮮境內。積極的預備軍事。俄國也跟着在朝鮮境內。準備戰事。朝鮮的人民和官吏。眼睜睜看着日本與俄國。將在朝鮮動武。朝鮮將被兩國作戰場。竟沒有人站出來說話。

- 一直挨到前清光緒卅年。日俄大戰。便演成事實。日本是來得乖謬。不等到正式開戰。朝鮮的京城。早被日軍完全佔領。逼着朝鮮國王李熙。訂了日本與朝鮮國防同盟條約六條。這時俄國公使魏爾白已經下旗歸國。朝鮮國王李熙孤無援助。除了依從日本之外。實無他法可想。日韓國防同盟條約。在表面上看來。似乎

是日本的謀臣策士·巧計經營·其實內幕還是朝鮮人自己做就的
·那時朝鮮赫赫有名的亡命日本的日本黨人宋秉峻·便引導日
軍到朝鮮來的·宋秉峻亡命日本·在日本居住了十幾年·畏罪不
敢回國·現在趁了日俄開戰的機會·仗着日本人的保護·引導日
軍入朝鮮·才得回國·宋秉峻回到朝鮮之後·一面想着日本人的
好處·便異想天開·儘着幾個月的時間·在朝鮮團聚了與自己一
般宗旨的人·結了一個會社·取名一進會·一進會成立之後·日
本人在朝鮮的勢力·又添厚了許多·後來批評朝鮮歷史的人說·
當時宋秉峻的一進會·實在是製造朝鮮亡國奴的總機關·正是·

畢竟誰牽傀儡身

百萬黃金擁斯人

欲知一進會成立之後·做出什麼事來·且看下回分解·

評

▲第十六回 自由黨主張開民智 一進會顛倒覆宗邦

新聞事業。向爲各國所注重。因爲他是民衆的喉舌。輿論的先鋒。所以新聞一經在報上刊載。瞬息可以不脛而走。傳播於全世界。徐相雨因見朝鮮政治教育社會的不良。要想從根本上改革一下。第一步就以辦報入手。徐相雨可算是簇新的。一個新人物。他的眼光也很遠大。看透了要改革朝鮮的內政。新聞事業的發展和宣傳。確有很大的關係。可惜偏碰着那朝鮮獨有的特產挑駁公司。弄得大家格格不相入。徐相雨的結果。是被舊官僚所忌。被捕而下諸囹圄。飽嘗了銹窗風味。可見辦報之難。祇過來人方道得出。不是辦過報的門外漢。却連做夢也想不到辦報是還有這種說不出。話不出的苦衷。咧。試觀現在我國的新聞事業如何。表面上似乎有言論出版的自由。攷之實際。適得其反。豈不令人興嘆。

▲第十七回 求援助約章成廢紙 攜御書專使迫辱王

話說日本與俄國因爭奪朝鮮，以致失和開戰。這次戰爭的目的，物兩國自然首先注意朝鮮的京城漢城。日本因有宋秉峻的引導，捷足先得，佔了漢城。還逼着朝鮮國王李熙，訂了日韓國防同盟的條約。駐在朝鮮的俄國公使魏爾白，只得下旗歸國。日本先佔了一個小小的上風。開戰以後，俄國著名的黑海艦隊，給日本海軍轟燬了一艘旗艦。日本又佔了上風，於是在朝鮮的日本人，本來被俄國人壓下去了不少的氣燄。頓時又重振起來。恢復舊時的勢力。那時美國總統羅斯福，他是歡喜和平的人物，便出面給日本與俄國調和。日本與俄國却不過美國的面子，居然由美國總統羅斯福把和議說成。日本和俄國都派了專使，在美國潘芝毛司地方，訂定媾和條約。這日俄媾和條約的第二條，寫的是：

▲第十七回 求援助約章成廢紙 攜御書專使迫辱王

▲第十七回 求援助約章成廢紙 攝御書專使迫辱王

俄羅斯帝國政府。承認日本帝國政府。在朝鮮國。有政事及經濟上卓絕之利益。日本帝國政府。於朝鮮國認爲必要時。得實行其指導保護及監督之措置。俄羅斯帝國政府。不阻礙干涉之。

這日俄媾和條約訂成之後。朝鮮國的命運。又從俄國人手裏。完全轉送再到日本人手中。世界各國。也沒人出來說句公話。從此日本對待朝鮮國的手段。又是一變。日本明治天皇派了林權助做日本駐朝鮮公使。林權助是著名的外交能手。有一天林權助去謁見朝鮮國王李熙。談到日本與朝鮮兩國的感情問題。林權助特地和顏悅色的說道。日本政府素來尊重朝鮮國的自由。常常希望朝鮮國王室。能够自立威權。只因俄國在朝鮮的舉動。有許多很不利於朝鮮的。所以才有上次日本和俄國開戰的事。換一句話說。

日本和俄國開戰。完全爲的是朝鮮。幸而日本兵到功成。俄國從此不敢再在朝鮮生妄想。日本幫助朝鮮修明政治的機會。從今可以一天近似一天了。只要有益於朝鮮的事。請陛下儘管見委。本公使莫不盡心辦理。朝鮮國王李熙聽了林權助這番言語。只當今番真的是日本人的好意。免不了說了些謙遜感激的話。過了幾時。日本明治天皇又特派伊籐博文。到鮮朝來慰問。伊籐博文見了朝鮮國王李熙。再三申明日本提携朝鮮的好意。一面又傳着日本明治天皇的令旨。不許僑居在朝鮮的日本人。仗勢生事。果然所有在朝鮮的日本僑民。經了這次的誥誡。都仰承日本明治天皇的意旨。對朝鮮人。不論士農工商各界。一改從前橫蠻驕縱的舉動。朝鮮人本是識見短淺的。那裏看得破日本的用意。反說朝鮮的國運。到今才得變好了。日本人今番真個是十分好心呢。朝鮮國

▲第十七回 求援助約章成廢紙 攝御書專使迫辱王

王季熙因日本明治天皇特派了伊藤博文到朝鮮來慰問。不能不遣使到日本去答禮。遞派了近支王室宗親李址鎔。親赴日本東京。謁見日本明治天皇。日本接待李址鎔。異常隆渥。接着日本皇太子親到朝鮮遊巡。朝鮮自然照禮優加接待。於是日本朝鮮二國的專使。在這個月中。竟是往來不絕。久而久之。日本國內。忽然起了反響。日本人民都紛紛議論不絕。說日本政府的外交力量。太薄弱了。有的說日本政府對朝鮮的方針。進行錯誤。甚至激烈的人。說日本政府是受賄賣國的了。日本明治天皇表面上也無話說。不料又過了二月。陡然平地便起風波。這風波的起因。是一個私人的牽涉。弄到後來。就成了名震世界的長森案。事實是這樣的。有一僑居在朝鮮的日本人。名叫長森籐吉。不知如何。忽然想仗着自己日本人。起了壟斷朝鮮全國墾荒事業的念頭。特

地撰了一張異想天開的契約。估量有日本政府的威勢。日本駐在朝鮮公使的強橫壓迫。預料朝鮮國王決不敢說聲不字。那契約的內容。最注意的是第一條至第四條。寫的是。

第一條 在朝鮮全國境內。無論官業民業。凡是未曾開墾的土地。都歸日本人長森籐吉開墾。

第二條 在開墾的土地上。一切牧畜漁獵等事業。日本人長森籐吉有全權管理。可以辦理使用。

第三條 開墾開辦五年內。日本人長森籐吉不納租稅。俟辦有效驗之後。才酌量完納。

第四條 開墾從完全開辦時起算。五十年滿期。期滿之後。日本人長森籐吉有續借權。

這種開墾契約。單在這四條上看來。便可算是侵奪土地的計劃。

▲第十七回 求援助約章成廢紙 攝御書專使迫辱王

▲第十七回 求援助約章成廢紙 攝御書專使迫辱王

那開墾的計劃。表面上雖是長森籐吉。暗中實在又是日本政府主持。朝鮮國的君臣。得了這幾個難問題。自然沒法對付。開了十幾次國務會議。一些不曾議出什麼方法來。議到後來。索性差不多要答應長森籐吉的要求了。不料朝鮮人民稍有熱血的。聽了這個風聲。個個疾首痛心。由朴箕陽李宗說二人領頭。奔走呼號。竭力反對朝鮮應允長森籐吉開墾荒地。接着漢城中的紳士。由李乾夏宗演領頭。盡力贊助朴箕陽李宗說二人的進行。那朝鮮的大臣中。這時倒也有幾個識得大勢的人。像宮內省尙禮院中樞院都在暗中和朴箕陽李宗說李乾夏宗演等四人。一鼻孔出氣。於是鼓吹的鼓吹。演說的演說。反對長森籐吉在朝鮮開墾荒田的檄文。更是雪片般發出。風馳電走。布滿了朝鮮十三道河山以內。那檄文領銜的。自然是朴箕陽李宗說李乾夏宗演等四人。痛哭流涕的

文章·倒也不少·內中有幾句警句道·

朝鮮地形·全國山多野少·國境環海三千里·山澤居三分之一·凡此山澤·皆荒蕪之所·今乃一舉而割國土三分之二·予諸外人·天下可駭之事·孰有過於此者·

那檄文中·說到日本方面·寫的是·

日本號稱扶我朝鮮獨立·證我朝鮮領土之保全·憤俄羅斯國之侵略·至動其日本全國師團之兵·與俄羅斯開戰·以爲我朝鮮之爭·其以信義自暴於東亞·非一日也·今以義始·而以利終·名實相悖·情僞互炫·初以爲此殆不過一二日本商民起私利之見耳·在日本政府之老成謀國者·未必弁髦信義·至於此極·若竟束手聽從·則割肉餉虎·肉有盡時·而虎無饜期·是誠不忍見朝鮮祖宗之疆土日蹙·不忍與賣國之賊

▲第十七回 求援助約章成廢紙 攜御書專使迫虜王

▲第十七回 求援助約章成廢紙 攝御書專使迫辱王

· 同立於朝鮮境內也 ·

朝鮮國王李熙見朝鮮人民這般的熱心。這般的反對長森籐吉開墾荒田。所持的理由。又是十分嚴正。因此對日本的提議。不免遲疑顧忌起來。不敢冒昧承認批准。同時漢城內外。平安南北道。咸鏡道。各處排日風潮。聲浪愈唱愈高。幾乎朝鮮全國。都有排日的呼聲。那鼓吹演說的大本營。是幾處學堂。如培方學堂。漢語學堂。差不多天天開會演說。主張鼓盪民氣。又有許多黨會。都因着長森籐吉的事新組織成立的。如一心會。興國協會。獨立協會。農礦會社。剛祇成立。便有千餘的會員。那農礦會社的舉動。更是惹人注目。會社中的幾個有名會員。如朴陽圭金相煥李道宰等都是朝鮮人素來欽佩的。農礦會社的宗旨。是要募集一千萬元的資本基金。自己辦理朝鮮墾荒事業。釜底抽薪。抵制長森

籐吉的壟斷政策。朝鮮人自從徐相兩辦過報紙後。也有人踵起繼辦。這時在漢城朝鮮人所辦的報紙。有皇城新聞。朝鮮帝國新聞。都竭力贊成農礦會社的方針。於是長森籐吉的計劃。大受打擊。日本國的人民都批評政府這次政策錯誤了。一來長森籐吉不是日本的有名人物。二來偌大的朝鮮全國境地。長森籐吉一人。那裏擔任得起這般的重任。三來收服朝鮮。須應在政治根本上著手。枝枝節節的從一私人辦起。於日本的體面。也不甚好看。日本明治天皇這次竟忽然從諫如流。果然立時改變態度。馬上諭令將長森籐吉的事冷淡不提。一面又特派了原口上駒做全權司令官。帶了日本軍事警察。趕到朝鮮。雷厲風行。處置朝鮮全國事宜。原口一到朝鮮。先將一切會黨會社。概行勒令解散。朝鮮境內朝鮮人所辦的報紙。都須由日本特派的檢查員。檢查過原稿。方許

▲第十七回 求援助約章成廢紙 攜御書專使迫屏王

印行出版。集衆演說。更是懸爲厲禁。當時把幾個會黨首領。如元世性吉泳姜錫鎬一概捉來監禁。朝鮮人經着這麼的一個大壓迫。那裏還有敢出頭的人呢。這時却有一個會黨。原口不但不禁止。還格外的加以保護。不但不干涉。還格外的加以贊助。這會黨就是宋秉峻的一進會。本來一進會是專助日本的。日本在朝鮮欲辦的事。日本自己還不會去辦。一進會早已先承意旨。辦得妥當當。那朝鮮國王李熙。自己雖幾次喫過日本的大虧大苦。他的見解。偏是與人大不相同。他說日本從前對朝鮮所說的話。日本對俄羅斯帝國政府所說的話。三番五次。那一次不鄭重的說。扶助朝鮮獨立。那一番不鄭重的說。扶助朝鮮自立。那尊重朝鮮國權的話。尤其是日本常常提說不絕的。單講約據文書。已推得比人還高。難道這許多的證憑物據。日本就可以一筆抹煞的麼。

況且日本和中國開戰。日本和俄羅斯國開戰。都是爲了朝鮮獨立自立而起。日本破費了幾百兆的戰費。犧牲了幾萬的生命。幫朝鮮的忙。却沒有貪圖朝鮮國權的意思。這是日本自己說了好幾次的。世界各國。也很相信日本這話。就是現在朝鮮自己沒有能力。難道世界各國。都不會出來主持公道麼。朝鮮國王李熙心裏已抱着這般特別與衆不同的心理。無論朝鮮人民如何的大聲疾呼。朝鮮國事鬧得糟不可言。他一些兒不在心上。直等原口領了日本軍事警察到朝鮮。輕輕的將朝鮮人民一切的自由。掃蕩淨盡。國王李熙才知日本又是靠不住。這時方心上着急。一着急便想着了美國。有一天國王李熙。特地召美國顧問官哈爾帕達進宮。見面之後。劈頭第一句。就問哈爾帕達道。美國政府對於朝鮮政治。向來很留心。很熱心。這次日本又在朝鮮這麼的無理取鬧。不知

▲第十七回

求援助約章成廢紙

攝御書專使迫虜王

▲第十七回 求援助約章成廢紙 攔御書專使迫辱王

可有什麼對付的方法。維持的計策麼。哈爾帕達想了想笑道。一千八百八十二年。美國和朝鮮所訂的條約。條約內有別國偷來欺凌朝鮮。美國必出頭調停的這麼一條。照顧問的意見。主張從這條的條約上著手。不知使得否。須陛下自己決定一下。國王李熙道。這個辦法。確是甚好。可是須煩卿家返國一次。哈爾帕達道。這個顧問官願去。國王李熙道。事不宜遲。馬上預備國書。三日內必須動身。哈爾帕達答應了。國王李熙就備好了國書。由哈爾帕達前往美國。從此朝鮮國王李熙專望着美國的回音。一心一意巴望美國出頭說話。將在朝鮮的日本人驅逐出境。誰知美國顧問官哈爾帕達前腳才離朝鮮。日本後腳早將改革朝鮮內政案提了出來。什麼監督朝鮮的財政。什麼推薦日本顧問官。什麼日本與朝鮮幣制同盟。什麼日本與朝鮮軍器同盟。什麼撤退公使。什麼

整肅朝鮮宮禁。一件一件，一條一條，盡都是制朝鮮死命的條約。· 迫着叫朝鮮國王李熙承認。那時朝鮮的君臣。雖是昏庸。但是到此地步。覺着雙手將祖宗基業。拱手讓與日本。也有些不能甘心。· 欲想與日本開戰。無奈國內力量不足。兵隊糧餉。都無所出。· 祇有巴望美國快些出頭說話。尙有一線生路的希望。· 那知好容易等到哈爾帕達從美國回來。才知道哈爾帕達在美國也撞了一鼻子灰。· 最是講求公理的美國。· 最是抑強扶弱的美國。· 從前又曾和朝鮮訂有專約。· 這時的結果。· 所訂的條約。· 竟成虛文。· 變了一張廢紙。· 日本專使伊籐博文。· 更是瞧透朝鮮在國際上的帮手。· 一天少似一天。· 日本在外的虛聲。· 一天盛似一天。· 於是認定遠東和平。· 須日本和朝鮮兩國親善。· 將這個大題目。· 硬逼着朝鮮國王李熙。· 承認那日本所提出的改革朝鮮內政案。· 正是。

▲第十七回 求援助約草成廢紙 攝御書專使迫辱王

十年傀儡誰牽綫 百劫蟲沙合感恩。

欲知朝鮮國王李熙是否就肯承認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

日○俄○之○役○。也○是○近○代○史○上○震○動○全○球○的○大○戰○爭○。和○我○國○也○不○無○有○些○關○係○。現○在○看○了○這○部○朝○鮮○遺○恨○。大○家○又○可○以○更○明○瞭○當○時○日○本○所○以○要○和○俄○國○開○戰○。目○的○完○全○是○爭○奪○朝○鮮○啊○。

日○人○的○詭○計○多○端○。可○推○世○上○人○類○中○的○首○屈○一○指○。明○明○日○政○府○要○想○侵○奪○朝○鮮○的○墾○荒○之○權○。他○們○却○偏○不○直○截○了○當○的○由○政○府○出○面○。而○促○使○一○個○僑○居○朝○鮮○的○日○人○長○森○籐○吉○來○出○面○計○劃○一○切○。那○張○異○想○天○開○的○開○墾○契○約○。雖○祇○寥寥○四○條○。却○把○朝○鮮○全○國○境○地○內○的○一○切○牧○畜○漁○獵○等○等○的○權○利○。都○讓○日○人○管○理○去○了○。天○下○可○駭○之○事○。真○是○孰○有○再○甚○於○此○者○。

第十八回 爭叩闈故臣多殉國 因遊歷志士巧殲仇

話說日本向朝鮮提出內政案。表面上雖是改革朝鮮內政。其實就是改朝鮮爲保護國。那時日本在朝鮮的公使。林權助已撤調回國。派了荻原代理公使。荻原是日日本外交界中著名的辣手人物。日本的提案剛到朝鮮。日本公使荻原。第一個就進宮去見國王李熙。勸依從日本的提案。却不曾得手。等到美國的希望斷絕。荻原有一天帶了幾名日本警察。一個公使館的書記官。氣昂昂的直入宮禁。那時朝鮮國王李熙。正召集滿朝文武大臣。在朝堂上商議對付日本的方針。有朝鮮的外務大臣。議政府參政大臣。度支部大臣。內務部大臣。農商部大臣。陸軍大臣。參謀大臣。尙有許多將校在着。荻原一到。大家好似都怕日本公使般的。登時滿堂靜悄悄的。不聞人聲。日本公使荻原開口便道。這個月內。朝鮮

▲第十八回 爭叩關故臣多殉國 因遊歷志士巧殲仇

人的舉動。越發的十分不成體統。幸得日本在朝鮮的司令官伊藤博文辦事得力。不曾鬧出事來。又是明治天皇的好意。纔有改革朝鮮內政案提出。這也無非因朝鮮全國治安起見。爲什麼朝鮮只是苦苦的拒絕。不肯爽快快的答應。難道日本除了條約之外。再沒有別的方法。對付朝鮮麼。荻原說時。怒容滿面。不住的向朝堂上的文武各大臣看着。那一班在朝堂上的文武各大臣。都是面面相覷。連大氣都不敢喘。有的竟面色也變了慘白。有的却垂頭喪氣。日本公使荻原看着。肚內暗暗只是好笑。略停一會。又朗聲說道。日本政府的意思。完全是替朝鮮打算。只要朝鮮國王將這張條約簽了字。承認了日本的提案。朝鮮國內。從此不會再有什麼亂事發生。日本與朝鮮兩國的國交。也不會再生隔閡。遠東和平。從此便能保持永久。荻原一面說。一面微微的笑。朝堂

上許多的文武大臣聽了這一番話。一個一個好似受了十二分的委屈。嗚咽流涕。只有哭的份兒。沒有出頭說話的人。日本公使荻原將這樣光景。看在眼里裏。心裏越發不耐煩。陡然冷笑了兩聲。臉色沉將下來。拍拍朝鮮國王李熙的龍案道。好歹你們總須給我一個下落。怎地大夥兒只是哭個不休。又有什麼用處呢。朝鮮國王李熙。本已傷心到了極點。不住的只是流淚。又見各大臣始終不敢出頭說話。這時又見日本公使荻原愈逼愈緊。不由心腸一橫。揩拭乾了眼淚。壯起胆子道。日本橫說豎說。說來說去。終是要朝鮮承認提案。簽訂條約。千秋萬世的罪人。硬要攔在我們君臣頭上。其實爽快快些。倒不如將朝鮮做了日本的那縣。由日本派了官吏前來治理。省得再訂約簽字。多費手續呢。日本公使荻原。不防朝鮮國王李熙。竟會橫了心腸說幾句話。碰了一個頂

▲第十八回 爭叩關故臣多殉國 因遊歷志士巧殲仇

子。一時反無話可答。祇得裝着一臉不高興樣子。鼻管裏哼了兩聲。怒沖沖走了出去。國王李熙見日本公使荻原去了。又和各大臣商議了許多時候。叵耐只是商議不出辦法。祇好無精打彩。散朝入宮。從此之後。朝鮮國王李熙怕日本公使荻原再到朝堂相逼。索性深處寢宮。輕易不坐朝與大臣相見。有事召大臣到寢宮中去商議。伊籐博文見朝鮮國王李熙躲着不坐朝。每日遣調日兵一大隊。在朝鮮王宮前後。排隊操演。吶喊連天。聲震遠近。深處寢宮的朝鮮國王李熙聽了。不覺得更是胆戰心驚。好像日兵立刻就要開戰。更想起當年閔妃慘死情形。益發的格外寒心。過了幾天。伊籐博文有些不耐煩了。這一日帶了日本軍事警察。日本憲兵。直入朝鮮王宮。要請國王李熙相見。國王李熙不肯出來和伊籐博文見面。伊籐博文竟吩咐帶來的日本軍事警察和日本憲兵。

守住前後宮門。自己直入寢宮。硬逼國王李熙出來說話。國王李熙逼得沒法。叫太監傳話出來請伊籐博文出宮上殿。與各大臣商議。伊籐博文得了國王李熙這一句話。便有了題目。立刻退到外面朝堂上。矯傳朝鮮國王李熙的旨。召集朝臣會議。等到朝臣齊集。伊籐博文帶來的日本軍事警察和日本憲兵。將朝堂圍得鐵桶相似。伊籐博文提出的條件。朝鮮各大臣稍有辯論。那日本軍事警察和日本憲兵。就吶喊震天。嚇得朝鮮各大臣。盡是面容失色。議了許多時候還不曾議決。朝鮮各大臣除了死不承認四字之外。實無別法可想。議到傍晚時分。忽然有一個大臣。不知如何。忽然轉變論調。當着大眾說道。朝鮮和日本的交涉。那一次不是朝鮮完完全全敬遵台命。才得了結。這次朝鮮和日本的交涉。我們拚着性命。苦苦的爭持。到頭來又有什麼好處呢。還是忍一口

▲第十八回 爭叩關故臣多殉國 因遊歷志士巧殲仇

氣。省得我們這幾個人先喫日本的眼前虧。各大臣聽了此話。大家面面相覷。沒敢作聲。那時朝鮮的首相是漢叔喬。聞言氣得渾身發抖。面色一時白。一時青。半天轉不過顏色來。那個大臣還要開口再說話。漢叔喬氣上加氣。再也忍不住。也不管一切利害。跳起身來。指着那個轉變議論的大臣罵道。你是那裏來的賣國奸賊。胆敢這般的胡言亂語。本大臣定須入宮。面奏國王。偌大的問題。看你這個賣國的奸賊。有幾個腦袋可以擔當得起呢。漢叔喬一面罵。一面走。氣沖沖的下殿。滿朝文武大臣。都不敢阻攔解勸。漢叔喬剛走到殿門。便有個日本公使館的書記官。急急的趕過來。一把拖住了漢叔喬。後面跟上二個日本憲兵。不由分說。前擁後推。將漢叔喬擁進殿旁一間小室中。伊藤博文隨後緩緩的躡了進去。向漢叔喬百般解說。勸漢叔喬不要固執不依。這

時漢叔喬早將生死付諸度外。任憑伊籐博文如何說法。只裝不會聽見。伊籐博文勸解了多時。見漢叔喬只是不理不睬。便發怒道。· 倘然朝鮮國王李熙叫你降服日本。難道你也有話說麼。漢叔喬昂然道。· 雖國王有這個旨意。我也決不服。情願違旨砍腦袋的。伊籐博文聽了。掉頭便走。那小屋的門窗。就一齊關閉。從此朝鮮首相漢叔喬的下落。再也沒有消息可聞。可憐一個赤胆忠心的大忠臣。竟是這般死法。那時朝堂上許多大臣。不走也不是。要想走時。也走不出去。尤其是沒了首相。益發蛇無頭而不行。伊籐博文回到殿上。對着各大臣道。· 何人再敢反對日本。首相漢叔喬就是一個好榜樣。朝鮮各大臣聽了。雖不發言。臉上都現出驚懼之色。· 肚內生怕自己性命也照樣的不保。伊籐博文又換了一副笑臉道。· 倘能依從日本。榮華富貴。由我担保。不然我也不便明

▲第十八回 爭叩關故臣多殉國 因遊歷志士巧殲仇

說·此中利害·你們自去思量·這幾句像訓話般的話·說得朝鮮各大臣·更不得主意·大家不約而同·齊望着一個人·這人姓名齊純·朴齊純的學問品行·素爲衆人推服·這時各大臣的意思·倘然朴齊純的口才·能說退日本人·那是最好·倘然朴齊純說不退·看朴齊純是怎樣的意思·大家照樣辦理·誰知朴齊純這麼的一個善言能辯的人才·到此地步·也開不得口·一句話都說不上來·伊籐博文是何等人物·瞧着光景·知事有九分可成·慢慢站起來說道·諸位大臣都是朝鮮的重要人物·如有意見·不妨儘量發表·倘諸位大臣沒有話說·就算是默認了·伊籐博文說完了話·站着不動·向殿上朝鮮各大臣看着·約摸過了十分鐘光景·朴齊純只是眼中流淚·朝鮮各大臣也都含淚無言·伊籐博文又開口道·既是諸位大臣都默認了·就此可以散會·立時由伊籐博文

宣告會議終結。朝鮮承認日本提出改革內政案。圍住朝堂的軍事警察和日本憲兵。登時撤退。伊藤博文即時派了日本公使的書記官。到朝鮮外務部衙門。取了外務部的印來簽押。朝鮮外務部衙門的掌印官。抵死不肯交出印來。日本公使荻原又派了三十多名日本憲兵。前去強行搜奪。才將朝鮮外務部的印取得來。一面逼着朝鮮國王李熙與朝鮮各大臣。連夜擬就露佈的教令。立時發出。約章上的朝鮮外務部的印。因朝鮮各大臣沒人肯蓋。日本公使荻原。索性自己拿來蓋了。這件事自始至終。朝鮮國王李熙做了泥塑木雕的偶像。並不會開口說一句話。從此日本在朝鮮將新定的新約。一件一件實行起來。朝鮮人民雖奈何不得日本人。却將這次參預會議的幾個朝鮮大臣。均恨入骨髓。一口毒氣。都出在他們身上。朴齊純因向來最有名望。被朝鮮人民更是指罵得十分

厲害。朴齊純的一出一入。朝鮮人民見了。便跟在他後面。高聲呼叫賣國賊。朴齊純氣得說不出話。有一天朴齊純實在再也受不了朝鮮人民的氣。暗暗懷了一把雪亮的尖刺刀。直奔日本公使館。見了荻原的面。朴齊純氣呼道。都是你們日本人。害得我頂了賣國賊的名望。罷了。我和你同死同休。省得朝鮮人民再叫我賣國賊。說着。一把拉住日本公使荻原。袖出尖刺刀。劈面便刺。幸得日本公使館中人多。忙趕來拉開。日本公使荻原已嚇出了一身冷汗。朴齊純見刺不着日本公使荻原。便回手舉起刀來。向自己頭上便刺。登時血流如注。昏倒在地。日本公使荻原念着朴齊純是個好人。不把剛才刺自己的事恨他。急急叫人將朴齊純抬送到醫院去。幸得傷勢不甚重要。醫了一個月光景。便也痊癒了。這件事過後。伊籐博文覺得對朴齊純有些不好意思。授意日本

委使萩原。叫他向朝鮮國王李熙說了。將朝鮮首相一缺。給了朴齊純。才算安頓了事。朴齊純做了朝鮮首相。外面越發評論他是個真正的賣國賊。朝鮮一班故舊老臣。聞知朝鮮國王李熙竟承認日本這次的條約。覺得這是朝鮮國存亡的大問題。一個一個的不約而同。都入京來面見國王李熙。一共約有二三百人。扶杖上殿。長跪不起。痛哭流涕的奏請廢除朝鮮和日本新訂的新約。將訂約在場的各部大臣。盡行論罪。概處死刑。國王李熙見這班多是朝中的老臣。近十幾年來。不曾輕易入朝。心中十分感動。但是實際上自己被日本人壓住了。做不得主意。對着這許多一片丹心。以死衛國的故舊老臣。只有流涕相對。沒話可說。也不敢顯然的說幾句安慰的話。這班故舊老臣。見國王這般的沒用。大夥兒都動了氣。一齊跪着不肯起身。日本憲兵聞知朝堂上有這件事。

▲第十八回 爭叩關故臣多殉國 國遊歷志士巧殲仇

竟齊了隊伍。上殿來捉拿這班故舊老臣。漢城人民聽了這個消息。立時全城罷市。幾乎鬧出大風潮。朝鮮國王李熙再三和日本憲兵軍官求情。日本憲兵方悻悻的退去。這班故舊老臣。知道國王李熙真的左右爲難。只得暫且退出朝來。然而衛國丹忱。仍是一片熱忱。大家聚集一處。共同謀商對付日本的方法。日本軍事警察和日本憲兵。那裏容得這班故舊老臣。在漢城中存身。干涉驅逐。無所不爲。於是這班故舊老臣。有的義憤填胸。受不住惡氣。索性自尋短見。一死殉國。有的要留身以供國用的。便散送他鄉。招兵募勇。思與日本決死一戰。有的知道朝鮮不能存身。便逃到別處。候有機會。再與朝鮮報仇。單說日本將朝鮮承認的新約。宣佈之後。到了次年二月。便在漢城設立朝鮮統監府。日本明治天皇特派伊藤博文做第一任的朝鮮統監。從此朝鮮的官禁出

入。朝鮮的官吏進退。都須請命統監。得了伊籐博文約承諾。方可行動更易。朝鮮國王李熙的一舉一動。都有日本人從旁監視。一面又依照日本的官制。設立朝鮮新內閣。內閣總理大臣。由伊籐博文另派了一個一進會的會員李完用充任。朝鮮新內閣的一切責任。歸統監府擔負。新內閣的行動。聽從統監府的指揮。日本又借着關於朝鮮全國生計問題大題目。特地辦了一個日本拓殖會社。組織了一個朝鮮中央銀行。輕輕的將朝鮮的全國金融。盡攬在手中。這麼的匆匆過了五年。伊籐博文覺得自己治理朝鮮。已經心滿意足。便請假回國。想另和俄國開始商議遠東大陸問題。先和俄國外交界有名人物。約定在哈爾濱會面相見。自己借着遊歷爲名。向哈爾濱而來。正是。

滄桑忍拾劫餘灰
合取神州葬酒杯

▲第十八回 爭印閣故臣多殉國 因遊歷志士巧殲仇

▲第十八回 爭叩關故臣多殉國 因避歷志士巧殲仇

欲知伊藤博文到了哈爾濱之後。又生何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

朝鮮首相漢叔喬的忠心耿耿。和誓不承認伊藤博文所提出的條件。實在令人非常的欽仰。他又說如果國王有旨叫我降服日本。我也決不服從。情願違旨砍腦袋。諺云。亂世出忠臣。漢叔喬豈真亂世之忠臣耶。不知我國的一般醜顏媚日的漢奸們對之。面孔放到那裏去。

朴齊純的口才。向來善言能辯的。誰知給伊藤博文一逼。就變做噤若寒蟬。開不出口來。豈朴齊純與日人早有接洽麼。抑驚得不敢開口麼。恨不得叫朴齊純有以語我來。

朝鮮人民之恨朴齊純。可說是意料中事。高呼他是賣國賊。也是應該的。推源禍始。都是他自己畏縮不言所致咧。

▲第十九回 擔虛名合邦成永痛 拾餘燼峻嶺弔孤忠

話說伊藤博文在朝鮮做了五年朝鮮統監大臣。表面雖然沒有什麼可記的事業。但是暗中却有一件很惹人悲痛的事。就是威逼朝鮮國王李熙退位。這一節事說來很長。原來日本自從在朝鮮實行保護條約之後。朝鮮的許多志士。百計圖謀。想廢除朝鮮和日本所訂的新約。無奈那裏做得到。朝鮮議政參贊大臣李尙節。因自己沒法可想。又不忍眼看朝鮮被日本這般蹂躪。便在午門外鐘樓前。一頭在石碑上撞死。正一品朝鮮元老院大臣趙秉世。年老之人。看着氣憤異常。便在家中服毒。自尋短見而死。朝鮮農工商部協辦大臣。陸軍參將立暎連。因力爭朝鮮承認日本新約。痛哭上書。被日本憲兵捉去。在憲兵司令部中。嚴刑拷打。弄得體無完膚。死於酷刑之下。朝鮮正一品元老大臣閔泳煥。因朝鮮國王李

▲第十九回 擔虛名合邦成永痛 拾餘燼峻嶺弔孤忠

熙承認日本新約。特地叩閣力諫。却不會見效。閔泳煥氣得不堪。回到家中。寫了二封遺書。一封給朝鮮人民。一封給中國駐在朝鮮的公使曾廣鈺。然後在家中設起香案。望着朝鮮王宮。叩了幾個頭。竟是一痛而絕。閔泳煥之母已是八十多歲了。閔泳煥死後。自然撫屍大慟。哭了半天。回轉房內。也仰藥而死。這些人都是朝鮮著名人物。死得又是很動人聽聞。後世才略略的傳揚。其餘尚有許多不少因殉難死的人。和湮沒不聞的。不知道還有多少呢。因此更加激動了不少朝鮮愛國好男兒的熱血。等到光緒三十三年七月間。世界各國在海牙開和平會議。忽然有三個朝鮮人。一個姓李名相高。一個姓李名雋。一個姓李名璋鐘。也在海牙出現。遞書和平會。要求准朝鮮參加列會。又過了幾天。歐美各國。同時都接着朝鮮人民的文電。詳訴朝鮮國王李熙。怎樣受日

本的苦。日本對待朝鮮怎樣不合國際公理。這個青天霹靂。倒是出於日本意料之外的。但是日本的勢力。那裏搖得動。後來李相高李雋李瑋鐘三個人。逃的逃。死的死。海牙和平會中。朝鮮仍是不許加入。不准參列。毫無結果。反而挑動了日本的怒氣。朝鮮國王李熙聞知此事。知道不妙。忙派了親信大臣。連夜特地到統監府求見朝鮮統監大臣伊籐博文。再三的訴說這事是幾個不肯安分守己的朝鮮人。自己擅自去辦的。朝鮮國王李熙。自始至終。一些兒都不會曉得。伊籐博文也不會有什麼話。自此朝鮮國王李熙。因爲不得要領。登時又戴上了一頂愁帽子。正不知此事怎樣結局呢。朝鮮大臣向來倚靠統監府勢力的。這時大家都在伊籐博文面前獻殷勤。探聽伊籐博文對待朝鮮國王的消息。伊籐博文却也一概不說什麼話。鬧過了幾天。有幾個鬼精靈的朝鮮大臣。

已猜知了伊籐博文心事。便逢迎意旨。大家聯合起來。在開御前會議的時候。請朝鮮國王李熙。根究查問海牙和平會密使案件。國王李熙懷着一肚皮心事。如何道得出來。只是默默無言。御前會議便無結果而散。那幾個朝鮮大臣散了御前會議。却自去開內閣會議。在內閣會議席上。竟議決聯名上書。奏請朝鮮國王李熙退位。表示避免海牙和平會密使的嫌疑。以謝日本。李熙接了這個奏章。不禁勃然大怒。欲想發作。礙着朝鮮統監大臣伊籐博文的面子。又發作不來。將悶氣悶在自己肚內。這般你猜我忌。又過了十幾日。日本明治天皇又派了特使林董到朝鮮來。朝鮮國王李熙聞知。越發覺得慄慄危懼。有一天。朝鮮統監大臣伊籐博文帶了幾十名日本憲兵。逕入朝鮮王宮。也不用傳達。直闖入國王李熙的寢宮。國王李熙見伊籐博文這般的來勢汹汹。便知不是善事。

不等伊籐博文開口。先自含淚強笑道：海牙和平會密使這事。孤實在是不知底細。伊籐博文暴雷般大怒道：海牙和平會的密使。是陛下秘密派遣的使臣。世界各國。誰人不知。陛下却還要口口聲聲說沒有這事。叫人如何肯相信呢。朝鮮國王李熙戰戰兢兢的立着。只是索索的抖個不住。臉上顏色。白得比白紙還白。伊籐博文一些也不憐惜。一些也不理會。自管的接下去說道：陛下這般的胡鬧。那裏像朝鮮的國王。怎樣能够再承統朝鮮先王的基業。還是請陛下早些兒自作打算。莫叫本統監大臣在中間爲難。就是日本與朝鮮兩國的邦交上。也不用本統監大臣多講。陛下自己想也早已明白。朝鮮國王李熙聽了。掩面痛哭。哭了一會。抽噎噎的說道。那麼孤就立刻退政讓位。伊籐博文冷冷的道。這件事本統監大臣不便說話。陛下自己去想罷。伊籐博文說完這幾

句話。回身帶了隨來的日本憲兵。竟揚長出宮自去。朝鮮國王李熙足足的哭了半天。不曾住聲。好容易由妃嬪宮監們再三勸解。才勉強收淚。朝鮮各大臣這時都知道了。大家齊集朝堂。聽宮內的信息。候到半夜裏子初時候。宮內方傳出朝鮮國王李熙的旨。即日讓位與王太子。朝堂上這許多大臣得了這個旨意。都不曾有些驚慌。按着品級職位的大小。一個一個畫起押來。全然不覺有些留難。誰知有個宮內大臣。竟會拒絕畫押。這宮內大臣就是當年做過朝鮮首相的朴容漢。自從朝鮮人當他是日本黨黨人。便逃避在日本東京。因聞知海牙和平會密使的事發作。朴容漢猜着朝鮮國王李熙。必有一番劫難。立刻匆匆趕回朝鮮。求見朝鮮統監大臣伊藤博文。請伊藤博文派他做個朝鮮的宮內大臣。伊藤博文想着從前朝鮮人當他是日本黨黨人。便慨然應允。此番在緊要時

間·朴容漢自然現出色相來·實施宮內大臣的職權·一面在朝堂上拒絕隨班畫押·一面嚴謹防守宮門·吩咐守宮門的朝鮮兵士·不論何人·不許輕易出入·朴容漢自己直入寢宮·奏明朝鮮國王李熙·死死的守住傳國璽綬·不可放手·可惜這時大勢已去·仗朴容漢一人却也無濟於事·伊籐博文得報·登時又親帶日兵到來·立時攻打宮門·朴容漢見勢頭不敵·只得仍然逃避出宮·奔往他處去了·朝鮮傳國璽綬·李熙到底也保守不住·單說朝鮮新皇接位以後·那新皇年幼愚騃·一事不知·又常見日本人威迫太上皇·受了種種痛苦·生怕一個不小心·得罪了日本·自己的性命不保·日本人說的話·那敢有些違拗·朝中文武官員·這時全是日本人的心腹·那赫赫有名的一進會·更是興高彩烈·借着新皇登基的好名目·大開慶祝會·遍請朝鮮各界有名人物·不料在開

▲第十九回 擔虛名合邦成永痛 捨餘燼峻嶺弔孤忠

慶祝會這一天，一個都不曾來，幸得一進會的會員衆多，也不在意，伊藤博文眼看着朝鮮新皇接了位，朝鮮的新內閣，亦改組就緒，所訂六條新條約，都已實行，朝鮮舊有兵隊，盡行遣散得一個不留，覺得朝鮮的事情，已經千妥萬穩，可以不必自己再費精神，便請假回國，到了日本，就辭去朝鮮統監大臣的職務，預備和俄羅斯商議遠東大陸問題，先約定了俄國外交界幾個要人，在哈爾濱會見，伊藤博文借着遊歷爲名，向哈爾濱而來，誰知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車站下車的時候，那月台上正站着許多迎接的人，就在人叢裏跳出一個少年，摸出手鎗，對着伊着博文一連砰砰的開了七八鎗，鎗聲響如聯珠，鎗鎗都打中伊藤博文要害，伊藤博文就在鎗聲中倒地，登時一命嗚呼，月台上立時大亂起來，在車站月台上的日本警察，連忙趕過來捉拿兇手，只聽得人叢中有一

少年·大喊朝鮮國萬歲·朝鮮國萬歲·日本警察擁將過去·那少年也不抵抗·容容易易的給日本警察捉住·後來審問·才知這人是朝鮮人·姓安名重根·又名應七·這就是安重根刺伊藤博文一件大案·據安重根當時的供詞所說·受過美國的教育·是個耶穌教的信徒·平生抱着使朝鮮完全獨立的宗旨·却遇着伊藤博文來做朝鮮統監大臣·一次二次的只是威迫朝鮮國王李熙·將朝鮮的兵權·政權·財政權·用人權·土地權·盡行強搶過去·又威迫朝鮮國王李熙讓位·激動了安重根愛國的熱烈心腸·便在朝鮮暗中召集了許多同志·組織了光復軍·狠狠的和日本軍隊開過幾次戰·無奈因軍械不夠·又無接濟·安重根單身遠走·想另尋機會·冤家狹路相逢·恰巧在哈爾濱車站逢着伊藤博文·就在月台上下手·這時日本人很想在安重根身上·究問出些同黨和機關·好一

網打盡。安重根却說行刺伊藤博文，是替朝鮮復仇，不是個人的私冤，並沒有第二個同黨的人。況且自己是光復軍的中將，又是光復軍的參謀長，做了這事，原該一人承當，如何好將禍事牽連到別人身上去。現在朝鮮的仇人既死，我的事業也完，日人再三的追問，只是問不出什麼來，也祇得將安重根一人處了死刑，算了結這件大案。就在這事發生了的十餘天後，朝鮮著名一進會的主要人物宋秉峻，忽然到日本遊歷，在東京留居了許多日子，不知他做些什麼手脚。那朝鮮國王和朝鮮統監府，突然接着一封日本朝鮮二國合邦的請願書，署名的有三十萬朝鮮人民，領銜的是朝鮮一進會會長李容九。朝鮮統監府接着這封請願書，自然非常合意的歡迎，但是表面上不能不做作一番，將請願書壓擱了幾天，便批示出來，不贊成日本和朝鮮二國合邦。朝鮮國王是依朝鮮

統監府的意旨。朝鮮統監府批了不贊成在前。朝鮮國王自然也跟着批了不贊成在後。於是朝鮮一進會的一班會員。便分布朝鮮十三道。到處遊說。竭力提創日本與朝鮮二國合邦。說倘然達到朝鮮和日本二國合邦的目的。現在日本人所享的福利。朝鮮人就立時也可享到。朝鮮全國人民。就登時成爲一等國。朝鮮國民經着這般的一番傳佈遊說。朝鮮十三道都起了日本和朝鮮二國合邦的聲浪。倒是日本人反而靜悄悄的。不說一句話。沒有一個提起日本和朝鮮二國合邦的問題。那朝鮮的一進會重要人物。這時在日本東京。似乎很是十分忙碌。那時日本明治天皇特派了寺內正毅做朝鮮統監正大臣。山縣伊三郎做朝鮮統監副大臣。朝鮮在那正副二統監大臣到任之時。首相李完用趁着這個機會。瞞着朝鮮人民的耳目。在朝鮮統監府中。偷偷的商量停當。決定了日本和朝

▲第十九回 權運名合邦成永痛 捨餘燼煥嶺帶孤忠

鮮二國合邦條約的內容。那條約共是八條。寫的是。

日本帝國皇帝陛下。及朝鮮帝國皇帝陛下。欲顧兩國間之特殊親密關係。增進相互之幸福。永久確保東亞之和平。爲達此目的。確信不如舉朝鮮帝國全國合併於日本帝國。爰兩國間決議。

- 締結併合條約。爲此日本帝國皇帝陛下。命朝鮮統監大臣于露寺內正毅。朝鮮帝國皇帝陛下。命朝鮮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。爲全權委員。會同協議後。協定左之諸條。

第一條 朝鮮皇帝陛下。將關於朝鮮帝國全部一切之統治權

• 完全永久讓與日本帝國皇帝陛下。

第二條 日本帝國皇帝陛下。受諾各條件所揭之讓與。且承

諾將朝鮮帝國全然合併於日本帝國。

第三條 日本帝國皇帝陛下。對於朝鮮帝國皇帝陛下。朝鮮

帝國太皇帝陛下。並其后妃及後裔。各各應於其地位。而享有相當之尊稱。相當之威嚴。相當之名譽。且供給以充分保持之歲費。

第四條 日本帝國皇帝陛下。對於前條以外之朝鮮帝國貴族及其後裔。使各各享有相當之名譽。相當之待遇。且供給以維持之必要資金。

第五條 日本帝國皇帝陛下。對於有勳功之朝鮮帝國人民。認爲宜特別表彰者。授以榮爵。且給以恩金。

第六條 日本帝國政府。因前記併合之結果。全然擔負朝鮮帝國之施政。及朝鮮帝國人民遵守該地所施行之法規者。其身體及財產。充分保護之。且圖增進其福利。

第七條 日本帝國政府。對於朝鮮帝國人民之誠意忠實。以

▲第十九回 撥虛名合邦成永福 拾餘歲峻嶺形孤忠

▲第十九回 擔虛名合邦成永痛 捨餘骸嶺弔孤忠

尊重新制度。而有相當之資格者。在事情所得許可之界限內。可登庸之。使爲在朝鮮帝國境內之朝鮮帝國官吏。

第八條 本條約經日本帝國皇帝陛下。及朝鮮帝國皇帝陛下之裁可。自公布之日施行之。

自從日本與朝鮮合併條約訂成。朝鮮的主權。朝鮮的國民。朝鮮的政府。朝鮮的皇室。便成了歷史上供給後人憑弔興亡的資料。那幾千年承承繼繼的朝鮮古國。無異宣佈受了死刑。殷朝皇室箕子的香火。簡直自此之後。烟沉霧滅。雖有許多朝鮮志士義民。抱着一腔熱血。亟亟謀恢復故國。在忠清南道。慶尙北道。全羅北道。咸鏡南道諸處。拋棄家財。拚擲生命。揭竿起義。一心要和日本奮力搏戰。倒也不少。可惜都不曾成事。後來遊歷朝鮮的遊人。走過高山峻嶺。古驛荒村。覺着那燒臙的劫灰餘火。和那

人民的義魄忠魂。在風清月白。夜闌人靜之時。好似一一陳列在眼前。正是。

白霧黃烟慘渾圓 長松不見鶴高眠

欲知朝鮮與日本訂了合併條約之後。尚有何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

朝鮮的故老舊臣。見伊藤博文威逼國王李熙退兵之後。他們雖曾百計圖謀。想廢除和日本所訂的新約。不過他們一無勢力。二無兵力。三無財力。祇尙空談的廢除。毫無實力去和日本人抵抗。結果當然還是祇有盡忠的一條死路。可是話又要說回來了。無論如何。這般老朽雖未達到廢除新約。平心而論。總比較毫無心肝的李完用的靦顏事日。勝之多矣。世界各國在海牙開和平會議。忽有朝鮮志士李相高李雋李瑋

▲第十九回 擔虛名合邦成永痛 捨餘燼較嶺弔孤忠

▲第十九回 擔虛名合邦成永痛 捨餘燼峻嶺弔孤忠

鐘三人出現。要求允准朝鮮參加列會。不要說這事出於日本的意料之外。恐怕世界各國。也定想不到半空裏有這麼一個霹靂發現。可惜那時世界列強的假面具還沒有戴上。所以到底這三個姓李的。仍不出逃的逃。死的死。毫無結果。偷然換了現在。國際聯盟會已經成立多時了。朝鮮國內。如有大膽的志士再去要求朝鮮獨立。不知日本將用何種託詞耶。

安重根之刺死伊藤博文於哈爾濱車站。一連鎗聲七八響。把伊藤博文的要害打中了之後。安重根在人叢中大呼朝鮮國萬歲而不逃。我人讀到這一段書。莫不精神爲之一振。安重根的從容赴義。大家都要驚嘆不止罷。後來日當局問他口供。安重根回說是替朝鮮報仇。方把伊藤博文刺死。不肯招出同黨。他的人格和志氣。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▲第二十回 受冊封降王增隱痛 感境遇遺孽述哀詞

話說日本與朝鮮合併條約訂成之後。朝鮮統監正大臣寺內正毅。就立時電奏日本明治天皇。只等日本明治天皇電諭到來。便好依旨辦理。朝鮮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。外表上裝着沒事人的樣子。其實內裏他早知道不久朝鮮就有大變化發生了。這時李完用有個內親。不知如何給他知道這事的詳細。這內親倒是個熱心熱肚腸的人。特地從故鄉趕到漢城。來見李完用。見面之後。便勸李完用速速辭退朝鮮內閣總理大臣職務。免得將來被朝鮮人民落個萬世的罵名。不料李完用竟是爽快快的回答道。將來朝鮮人民恨我痛罵我。這不是一年半載的事。我就是立刻下台辭職。賣國賊的名聲。也是已經免不掉的了。眼睜睜被朝鮮人民欺侮，一句話都不能說出口。不如仗着日本人的勢力。快活一天再說一天。這

▲第二十四回 受冊封降王增隱痛 感境遺孽述哀詞

個內親聽了李完用這麼說，氣得捧着肚子回去。日本明治天皇得着朝鮮統監大臣寺內正毅的電奏，日本與朝鮮合併條約訂成，立時便開臨時內閣會議。接着又開臨時樞密會議。這種單獨利益條件，原是日本人苦心經營一二十年的結果。如今一旦成功，那有不通過的道理。偏是朝鮮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，就心到二十四分。生怕日本明治天皇不肯答應日本與朝鮮合併。自己的榮華富貴，便沒有指望了。因此每天到朝鮮統監府邸，探問明治天皇電諭的消息。直等日本明治天皇電諭到來，允准所請。李完用心上重重沉一塊石頭才放落了。日本與朝鮮合併條約公佈日期，由朝鮮統監大臣寺內正毅與朝鮮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商議決定。擇於八月二十五日施行。朝鮮各大臣，免不得虛應故事，也開了幾次會議，將李完用擬就的日本與朝鮮合併條約，提出來朗聲讀了一遍。朝

鮮各大臣列席會議的。照例舉了一次手。便算通過完事。朝鮮國王做夢都不曾想到有這件事。會議散場。朝鮮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擋了通過的議案。進宮去詳細向朝鮮國王奏明。朝鮮國王除了哭泣之外。再無話說。李完用假意勸慰幾句。隨即出宮。一脚到朝鮮統監府。向朝鮮統監大臣寺內正毅。報告朝鮮內閣會議已經通過。朝鮮統監大臣寺內正毅也無話說。不知如何。李完用忽地又想着了一個主意。特地陪着笑臉道。日本與朝鮮合併的條約全文。朝鮮內閣會議已經通過。朝鮮國王的朝旨也允准了。一切沒有別的問題了。只是公佈的日期。似乎尚須商量一下。朝鮮統監大臣寺內正毅瞪起眼睛道。有什麼事呢。難道來不及預備麼。李完用趕緊陪着笑臉道。不是的。只因朝鮮的新王登基。是四年前的本月二十日。據着現在所定的公佈日本與朝鮮合併新約的日期

▲第二十四回 受冊封降王壇隱痛 威境遇遺孽悲哀詞

· 相差不多幾天。請統監大臣顧念朝鮮的面子。且挨過了這幾天。
· 然後再正式辦理新條約。朝鮮統監大臣寺內正毅聽到這裏。倒
笑起來道。原來是朝鮮新皇登基的四週紀念。這可以通融辦理的。
· 本大臣的意思。不如由你回去。再開一次朝鮮內閣會議。大家
商量一下。簡直開一次朝鮮新皇登基四週紀念大會。大家熱鬧一
番。豈不是格外有趣呢。李完用方才放心道。這事就照着統監大
臣的意旨去辦。朝鮮內閣會議。似乎可以不必開的。萬事由我担
任。料定也沒有人敢大胆違反統監大臣意旨。但是在日本明治天
皇方面。須請統監大臣善言些。朝鮮統監大臣寺內正毅道。這個
有本大臣在着。不會有事的。李完用便歡歡喜喜的辭了出去。自
去安排朝鮮新皇登基四週紀念大會的事。到了正日。請朝鮮國王
出來登殿受賀。國王仍戴了平天頂冠。穿了大元帥的軍服。從宮

裏戰戰兢兢的出來。左右隨着兩個親信的大臣。朝堂上由內閣總理李完用領班。率領文武百官。分班朝賀。朝賀已畢。便是一進會會長李容九和宋秉峻。領着一進會全體會員。也登殿朝賀。最後是朝鮮皇室勳舊老臣。照着朝鮮國的慶典禮節。也一一親來朝見稱賀。朝鮮統監正大臣寺內正毅。朝鮮統監副大臣山縣伊三郎。日本駐朝鮮公使荻原。領了日本顧問官。日本將校。日本公使館的參贊和書記官。也都來湊熱鬧。朝鮮全國大小衙門。盡行張燈掛彩。足足熱鬧了一天。那朝鮮新皇登基四週紀念會過後。日本與朝鮮二國合併條約公佈日期已到。日本明治天皇隨下緊急勅令。立時廢除朝鮮原有的國號。撤消朝鮮統監大臣。改任朝鮮總督和民政長。朝鮮統監正大臣寺內正毅任朝鮮第一任的總督。朝鮮統監副大臣山縣伊三郎任朝鮮第一任的民政長。寺內正毅接了

▲第二十回

受冊封降王增隱痛

威境遇遺孽述哀詞

勅令。馬上用朝鮮總督名義。宣佈朝鮮全國戒嚴。禁止開會集議。日本軍隊都全副武裝出巡。霎時間漢城中陰風慘慘。殺氣騰騰。十分的怕人。街上不見有朝鮮人往來。家家戶戶靜悄悄的關門閉戶。那一進會在日本與朝鮮二國合併運動中很出過一番力。誰知日本與朝鮮二國合併成功。日本人却把一進會拋在腦後。一進會會長李容九動了大氣。所以日本與朝鮮二國合併條約宣佈的這一天。朝鮮新總督府中。獨不見李容九的蹤跡出入。因為李容九推說有病。跑到介川去躲著不來。等到事過之後。李容九又有些懊悔。才回漢城。來見朝鮮總督寺內正毅。誰知寺內正毅。早不把這事放在心上。却對着李容九發表治理朝鮮的新政策。李容九聽說朝鮮全國境內。不許有一個會黨存在。一時摸不着頭腦。後來又經着朝鮮總督寺內正毅幾句連嚇帶騙的話。李容九才知道一

進會非解散不可。過了三四天。果然一進會自行宣佈解散。可憐宋秉峻費盡心機創立的一進會。李容九做了一進會的會長。也和日本在暗地裏出過許多氣力。竟是這般結果。宋秉峻和李容九的懊喪。不言可喻。約摸又過了十日。日本册封朝鮮國王的專使到了。那專使名叫稻葉。到了漢城。定了日期。由朝鮮總督寺內正毅通知了朝鮮國王。准在昌德宮仁政殿受封。到了這日。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穿了陸軍大將的禮服。領了日本將校。朝鮮民政長山縣伊三郎。穿了文官大禮服。領了日本顧問官。陪着册封專使稻葉。坐了馬車。直進宮去。朝鮮國王帶了親近官員。由仁政門步行出來。迎接日本册封的專使。朝鮮國王雖是依然穿着大元帥制服。然而與册封專使稻葉相見。却平等禮節。到了仁政殿上。朝鮮國王更不敢坐上寶座去。稻葉開讀日本明治天皇册封朝鮮國王

▲第二十四 受冊封降王增隱痛 威境遺孽述哀詞

的勅書。却是封朝鮮帝國皇帝李圻爲昌德宮李王。皇后封爲皇妃。皇太子封爲王世子。朝鮮帝國太皇帝李熙封爲德壽宮李王。太皇后封爲太皇妃。太王。李王。王世子俱皆加恩仍留陛下尊稱。公爵公妃。仍得享受皇族禮節。朝鮮國王便獻上朝鮮國璽。稻葉收受了。那班侍從的朝鮮大臣。見了這般情景。想起當年臨朝鮮皇帝的舊事。早忍不住滿眼熱淚。溜出去到朝鮮太廟門前。痛哭一場。也有幾個。竟撞死在太廟門前。冊封過後。朝鮮的言語文字。先被日本人干涉。初等小學。盡行廢去漢文和朝鮮文字。改授日本文字。教科書的材料。須由日本人審定。朝鮮人除了說日本話之外。不准說別國的話。無論什麼書籍出版。不准記載朝鮮的事情。更不准有獨立自主字樣。不准記載近國史。那時朝鮮人民雖有起義抗爭。到後來終敵不過日本。朝鮮參政院大臣沈相薰

· 朝鮮元老院從二品大臣李南珪。朝鮮定山郡儒生李式。朝鮮結成郡儒生柳濬根。朝鮮善山郡農夫康相元。朝鮮洪州農夫林潤植。· 李容理。朝鮮新義州義士閔宗植。朝鮮義兵團參謀申鉉斗。申相斗。朝鮮義兵秘書郎文爽煥。申輔均。都曾揭竿而起。· 初起事時。· 忠清道一路。聲勢最盛。江原道一路。也有幾萬人馬。日本軍隊喫了不知多少次數的敗仗。閔宗植申鉉斗申相斗李式材幹謀略。各有所長。閔宗植攻破洪州。和日本苦戰幾月。日兵重破洪州。閔宗植領了兵士。在洪州城內巷戰了一日一夜。才敗出城去。· 殘敗人馬。又去攻破赤裳山城。守在赤裳山城一年。到底因外無接濟。赤裳山城又在萬山叢中。終被日兵攻破。閔宗植力戰陣亡。李式編的是儒生隊。柳濬根做了儒生隊隊長。人數雖不多。大家都是拚命相鬥。日兵調了大隊人馬。才得戰勝。總之不少的

無名英雄。因欲替朝鮮掙一口氣。熱血灑遍了京畿道。忠清北道。忠清南道。全羅北道。全羅南道。慶尙南道。慶尙北道。黃海道。平安南道。平安北道。江原道。咸鏡南道。咸鏡北道。爭奈挽不過來。空擲性命。只留做後來青史憑吊。給人看了嘆息而已。這一部書的資料。在前兩年著者正從上海航海到大連去。同船中遇着了一個朝鮮人。不知如何。船到大連。那個朝鮮人忽然被日兵水上警察注意起來。嚴密搜查他的行李。那個朝鮮人似乎早有預備。在船未曾到大連以前。先將一本日記。偷偷的塞在船上隱僻之處。日本水上警察。雖不會在那個朝鮮人的行李中。搜出什麼東西來。但是終認爲可疑。就帶了回去。後來被著者在船上隱僻處。拾得了這本日記。保藏至今。覺得湮沒了。很是可惜。於是破費了幾天功夫。寫成了這二十回的朝鮮遺恨。寫到朝鮮國

亡受封。實在再也寫不下去了。只得不了而了。算是本書的終局。
正是。

大好河山 盡落夷手 版圖變色 誰爲戎首
評

朝鮮和日本簽訂合併條約的時候。我真不知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做了全權委員。難道連協議的八條協定條約。是否喪權。是否辱國。以後朝鮮的政權。是否還操諸朝鮮國王之手。朝鮮的國民。是否要淪於亡國奴之地位。朝鮮的後裔。是否變做萬劫不復。永無翻身之日。難道他這樣一個位高一切的全權代表。果連這麼一些知識都沒有。竟提得起那枝筆來簽字麼。現在朝鮮滅亡以來。也已三十餘年。不知日本所許李完用的榮華富貴在那裏。高官厚祿在那裏。恐怕李完用如現在

▲第二十回 受冊封降王增隱痛 威境遺孽遊哀詞

▲第二十四回 受冊封降王增隱痛 威境遺孽流哀詞

還。活。在。世。上。身。受。了。這。種。亡。國。的。滋。味。他。也。一。定。要。懊。悔。當。日。的。舉。手。簽。訂。這。種。亡。國。條。約。呢。在。下。評。這。書。評。到。這。裏。却。同。時。發。生。了。一。番。感。慨。之。事。就。是。一。二。八。瀨。戰。發。生。後。目。下。中。日。雙。方。也。在。開。停。戰。會。議。日。方。的。各。種。無。理。要。求。層。層。逼。來。我。很。希。望。我。國。的。外。交。代。表。在。簽。訂。停。戰。條。約。之。時。應。該。再。三。的。鄭。重。攷。慮。萬。不。要。以。爲。這。是。一。舉。手。之。勞。無。關。國。是。前。途。若。不。慎。之。於。前。必。定。悔。之。於。後。也。

本書末段敘述很多朝鮮人民。於國亡之後。都想起義抗爭。還有不少的無名英雄。熱血灑遍了朝鮮國境。大家起來。要想替朝鮮掙一口氣。結果都是空擲生命。挽不過來。只令後人憑吊及嘆息而已。本書的終局。却以不了了而了。也可謂天長地久有時盡。遺恨綿綿無盡期了。

最 新 出 版

實 驗 長 壽 秘 訣

古人云。人生五福壽爲先。可知壽與人生。有莫大之關係。但是古
人雖知其重要。所惜不求實際上的研究。以故欲達上壽。反致促命
。事之可歎。莫甚於斯。實則苟能研究有道。奉行不懈。無論多病
之人。孱弱之體。一轉移間。均可却病延年。長享遐齡。亦唾手可
得也。

本編所刊長壽秘訣。如(一)實驗長壽不老法(二)簡易長生不老法(三)
(三)實驗返老還童法(四)人人可學之長壽法(五)保險長壽六法(六)
二百五十歲之壽翁養生法(七)永保百年長壽法(八)却病延年法(九)
補攤那之返老還童法(十)長壽格言附刊八段錦操法等。或爲醫學家
閱歷之道。或係養生家心得之談。或是科學大家。醫學博士最新所
發明。已經實驗之秘訣。且均簡易明瞭。人人可學。即人人可達康
疆上壽之境域。返老還童之目的。其他迂腐空談。迷信鄙語。一概
屏除不錄。洋裝一厚冊都八萬言。現已出版。每冊定價大洋八角。
售紙大洋六角。凡欲却病延年。返老還童。長享遐齡者。亟宜人
手一編也。(外埠購買加一成寄費。香港澳門加二成寄費。南洋羣
島加三成寄費。郵票代款作九五實收。即郵票一百分。作現大洋九
角五分是也。餘相推。)

上海 北山西路德 格言叢輯社發行

安里第五弄

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出版

版權
所有
不許
複製

朝鮮遺恨

全部上下兩冊共售現大洋二元

▲外埠郵購酌加寄費▼

發行者 青浦郁道庵

編輯者 定海沈桑紅

評校者 大埔藍劍青

總發行所 上海滬報館

新國民處世必讀

格言叢輯彙編

現在出版界中第一部寶書

偉人碩士賢母良妻多從此中得來

全部二十集每集一冊中外古今格言搜集靡遺

案頭置備一部 一身受用無窮

自出版以來行銷海內已有三十餘萬冊……

各界人士來函獎譽者盈筐累篋價值名貴不言可知

本書可以在人生的路上指給你一條光明之路所以……

無論何人均不可不讀

每集定價大洋一角六分實售每冊洋一角合購二十集

大洋二元奉贈精裝套匣一只不另取資惟不滿二十集

者不能按例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代洋九五收用

軍政 各界 要人 俱題 詞褒 獎

價目

上海 北山 西路 德安 里西 格言叢輯社 啓